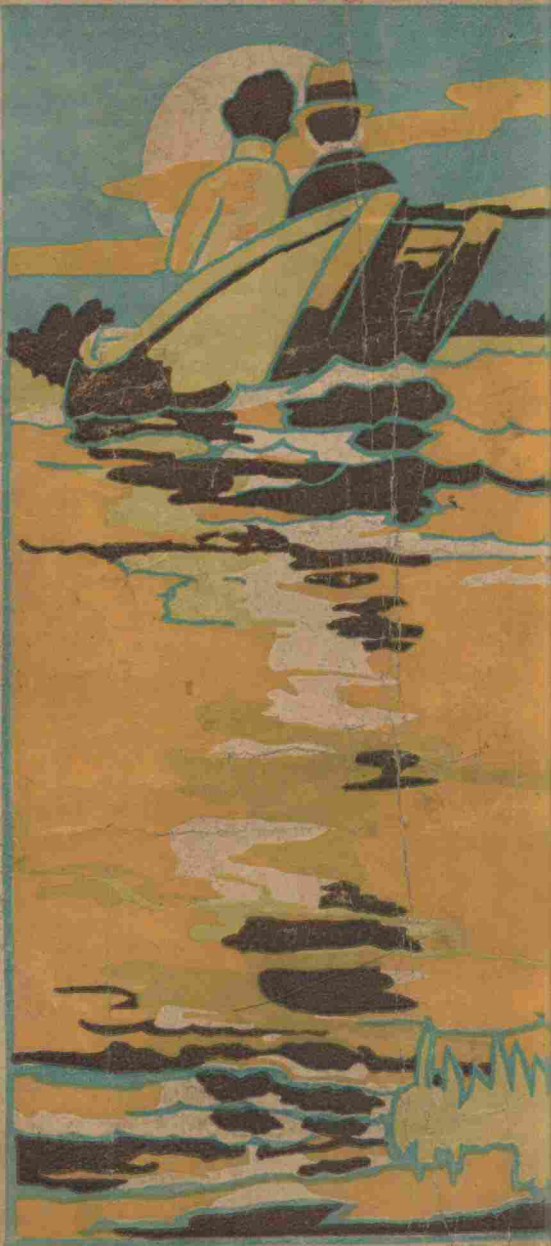


春水微波

第三集



春水微波 第三集

王小逸撰

第十七回 媿媿訴前塵 數陳豔史 茫茫悲後顧 悵觸愁城

丁慧因回過頭來問道是誰送戲券來你問過他沒有阿琳道他說是什麼公司裏送來的送到德馨里問李媽李媽叫他送這裏來說要是不在這裏還得送季家浜去洪氏道我們又不是天天看戲的料想是什麼案目打抽豐兩塊錢一張包銷戲票阿琳你回他說這幾天沒工夫看戲打發他走不就完了丁慧因道慢慢怕是華華公司的影戲票罷你去拿來給我看阿琳笑道正是華華公司他說得不清楚說什麼花花公司我想怎麼把我家小姐去開公司我當是聽錯了說著往下邊去拿了上來一本送信簿夾著一封信丁慧因伸手接了阿琳道那箇

送來的茶房說這本簿子要請小姐蓋上一箇印。丁慧因一看果然是華華公司送來十張戲券。一面撕開信封檢點張數。一面想要蓋印我的印章。還是和兆熊結婚那天想拿來。蓋沒有蓋成。這回早就不知丟到那裏去了。還是依著向公司支錢的老例。簽上一箇名字。算了。當下就簿子上簽了。丁慧因手收幾箇字。交阿琳拿下去。洪氏這纔笑道。原來是公司裏送戲券來。我還冤枉他是打抽豐的呢。丁慧因細細看那戲券。笑問洪氏道。媽。你知道是那一片子的票。洪氏道。我那裏知道。丁慧因把券拿在手裏。一揚道。好叫媽歡喜。是我拍的戲。你看明明寫著千古恨。丁慧因主演。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明星大戲院。媽。你去看。不去看。洪氏道。是你拍的戲嗎。媽還不是一起親眼。看你拍的吗。洪氏又一轉念道。公司裏不是說要賺錢。還可以分紅映的時候。應當去看看。買座多不多。別給他們瞞過了。又是吃虧。丁慧因聽洪氏這般說。倒笑起來。道。媽只是想錢。這一次是試映照例。

不賣錢請人家批評批評所以揀了箇禮拜日還是上午九時便是公司裏當真賣錢了我們難道還派人收票去不成一張一張的計著數不成這不過是一句話憑他們良心有錢分幾箇沒有錢也算了他們把片子賣到南洋賣到北京你終不能成日價坐在公司裏查帳媽不知道公司裏好恨我洪氏詫異道恨你做什么恨你丁慧因偏過頭不做聲把牙齒咬著嘴唇看壁上掛的油畫洪氏又問時丁慧因憤憤的道媽統不記得那回胖爛污來說些什麼洪氏想了一想道那箇算不得恨你反正你沒吃虧千不怪萬不怪總怪那箇賈先生年紀也有二三十歲了還沒娶老婆娶了老婆有人管教管教就不會七思八想來兜搭人丁慧因道有老婆的人就不會壞麼那麼兆熊不是已經有了老婆的人怎麼會害人……害你女兒到這樣洪氏一聽女兒說話聲音有些嗚咽便不敢再多嘴忙著喚阿琳問煮好飯沒有阿琳在樓下應道早煮好了於是端上來吃飯吃飯的時

候。丁慧因又好像忘却一切。現出笑容。吃了飯。丁慧因拈著幾張戲券。說道。怎麼要這許多送那箇去呢。媽。我們還有親戚要送給他們的麼。洪氏道。我們有什麼親戚在上海。你先留了自己用的。你自己。我。你要帶阿琳去看看也好。丁慧因道。那麼是三張了。還有呢。洪氏道。替你舅舅留兩張。沒有人了。丁慧因道。媽。我們除了舅舅家。怎麼就沒有旁的親戚了。洪氏道。有不過都不在上海。俞家姑母不是一去。一年。連信息都不通。不然。你那表弟仙仙是最歡喜看戲的。丁慧因道。媽。自己。不要親戚親戚自然不來了。仙仙不是以前常來的嗎。後來爲什麼不來了。丁慧因說著。臉上覺得有些熱烘烘的。回頭見了阿琳。便問阿琳道。你有什麼人要送票給他麼。這裏有了票。沒處送。阿琳笑道。我有什麼人。丁慧因忽然笑道。送一張給阿明去好不好。阿琳紅了臉。答道。阿明和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慧小姐別冤枉人。洪氏道。我正要問你。你來了。將來怎麼辦。阿琳遲疑了一會。纔說道。婢子

是小姐的人。隨小姐。怎麼樣。小姐到那裏。婢子也到那裏。還有甚麼將來呢。洪氏笑道。慧小姐是將來。還要給人的。你呢。譬如小姐給了俞家少爺。了你呢。阿琳道。只要俞家少爺要小姐。肯我總是隨著小姐的。說得洪氏母女齊大笑起來。了慧因道。媽又瘋了。提這些事。洪氏還帶笑問道。假如俞家少爺不要呢。阿琳道。跟小姐。洪氏道。小姐不肯呢。阿琳一時說溜了嘴。便脫口道。跟俞家少爺。阿琳知道說錯了。只得紅漲著臉。也跟大家格格笑。洪氏道。那麼俞家少爺不知人在什麼地方。已經有兩箇願意和他到老的。了好太太替你。做媒。了慧因瞪了他娘一眼。道。媽只管提這些沒要緊的事。阿琳我倒想起。來。你和他。是到底。怎麼一回事。我一共沒心緒。問過你。現在沒有事。睡覺還太早。太太是老了。不打緊的。你說罷。阿琳道。他是誰呀。了慧因嘆喏一笑。道。好刀鑽的丫頭。他。是他。還有誰。你有幾箇。他跟他打過交涉的。阿琳道。唔。熊……雙手捧著臉。只是笑。洪氏看著這樣子。覺得

熊少爺在時他女孩兒沒有這樣快樂過。心裏也非常歡喜。站起來笑道：你們又打甚麼啞謎兒？你們去鬧罷。我今天跑了兩處，要早一些睡了。阿琳道：太太要睡，我去鋪牀。洪氏道：你們談罷。我自己鋪去。隨走入左首廂樓客房裏，獨自睡去了。丁慧因隨把阿琳手一拉，也走入自己房裏，捺阿琳坐下來，道：你說你說。阿琳道：折殺婢子了。丁慧因不依道：這事情還有什麼主子婢子的？我今天不知怎麼忽然想到這事，你別打斷我的高興。阿琳見丁慧因果然喝醉酒似的，不容你不說，低著頭沉思了一回，依然笑道：小姐你叫我說什麼？小姐問一句，我答一句罷。丁慧因道：是不是有一天晚上我不在家，他偷偷的回來？阿琳點頭道：他回來了。丁慧因道：他就把你一拉，你便站不穩，他就把你阿琳又點點頭道：一拉一摟，是的。丁慧因道：還有呢？阿琳道：我只是這樣的躲。丁慧因道：躲到後來怎麼呢？阿琳道：到後來他有些生氣，站起來走了。丁慧因道：什麼沒有這回事罷？阿琳道：過了一

會他說阿琳新少奶奶說你已經學壞了新少奶奶還彷彿聽到你睡夢裏叫過那箇男人的名字新少奶奶又說你大腿上有兩粒像龍眼大的紅痣是箇不安分的女孩子丁慧因聽了直睜著眼道他這樣說你信他沒有阿琳道我一時急起來恨不得解開衣服來給他驗丁慧因道好好阿琳你到底不懂事可上了他的當了底下不用說一定是給他驗他就一些不客氣驗了阿琳道不不小姐你聽我說我一轉念小姐是怎樣的一箇好人不會平白地造謠我要一急他就……丁慧因笑道你好後來呢阿琳道後來我沒有和他辯白我站起來走了丁慧因冷笑道不是他站起來走便是你站起來走你倆都好客氣呀阿琳道可惜走不遠所以丁慧因急道所以怎麼樣阿琳道所以到底丁慧因更急道所以到底怎麼樣阿琳道所以到底給他丁慧因真急道所以到底給他怎麼樣阿琳道過了一會丁慧因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又過了一會你們真好耐性阿琳道過了

一會他喉嚨裏嚙都嚙了一口唾沫很正經的坐在椅子上看書我怕他生氣也不敢便跑下樓去手裏拿著一柄雞毛帚正在拾掇屋子他猛回頭怪聲叫道一條蜈蚣一條蜈蚣我也急了說在那裏在那裏他趕緊搶了我拿著的雞毛帚說道你別動在你袴子上我打他我是最怕蜈蚣的小姐你不是也知道一聲聽說躲在我身上我怎麼不慌一邊蹬腳一邊搶著找急的哭了那時他也慌了說蜈蚣跑到你袴袖裏去了怎麼好怎麼好我嚇得魂不附體有所說的人急計生兩隻手趕緊把袴帶一鬆身體往牀上這麼一挫虧得是大脚袴就把外面一條罩著的湖縐夾袴和裏邊一條襯著的條子法蘭絨單袴一箍腦兒像落篷般卸下來丟在地板上嘴裏只嚷你替我找呀你替我找呀他喜得什麼似的也不急了也不嚷了把手裏雞毛帚一扔接著把我的袴也提起來丟得老遠撲上來說這回看你躲到那裏去阿琳你別害怕不是甚麼蜈蚣這叫做不要誤公快把公事

辦了再細的和你算流年終身可憐我再要躲是沒法躲就這麼樣這麼樣了。丁慧因聽到這裏才認阿琳所說爲忠實又忙問道你說這麼樣到底是箇怎麼樣呢阿琳道那時我就哭著說少爺爲甚要拿蜈蚣來嚇我他說這比蜈蚣還要厲害呢蜈蚣不過叮你一口這要……丁慧因輕輕罵道沒出息的東西總是這樣胡謔你那時害怕不害怕呢阿琳道怎麼不害怕阿琳說時把兩箇手指比給了慧因看道有這麼些是不是丁慧因呸了一聲道你們的事來問我阿琳道不過他替小姐造的謠言當場就給我問住了我說這回你可明白了說得好怕人有龍眼一般大現在有沒誰知我正在得意他多少促狹依然說不信要拿五十支光的電燈呵真羞死人丁慧因道那時不是還有一名娘姨你們這樣鬧娘姨呢阿琳道提起娘姨也是一件笑話後來我才知道他要擺佈人卻是預先和娘姨說好了的那娘姨也是箇妖精他給他十塊錢他不要拉著手硬要還給他

反抓了他一把。掌心扭著頸，眯著眼說：誰要錢？你有心的話，我們一般是上門來給少爺受用的。後來給他把錢丟在地上，才算了事。丁慧因也覺得可笑。隨又說道：我不在家，你們真會鬧。阿琳道：天地良心的一句話，我忙著躲來躲去的時候，幾次說這樣我是對不起新少奶奶的。直到末了一天，還說了慧因，笑道：知道你說不說？此刻才來搗鬼。我問你是那一天晚上，整整的幾天。阿琳道：便是那一次這裏太太說，害急病，接了小姐回去。後來又是鬧律師，我也不敢在小姐面前說。謊他只住了三天，虧得是三天再延長下去。我是對付不了的小姐，和他是夫婦。二來日子長了，對他自然好說話。丁慧因道：你說什麼呀？怎又扯上我阿琳？譬如他要怎麼樣，小姐不高興時，當然可以把他一推不理。他日子長了，自然也看得稀鬆。平常什麼都不愁小姐，你還不知道那幾天，我屢次躲到娘姨房裏去了。不知他灌了些什麼東西，下去眼睛紅紅的，彷彿吃得下人的樣子。阿琳越說越

精神自己也忘了。主婢的身分只顧把小嘴湊上了。慧因耳朵邊說這樣說那樣。說到後來才放高了聲音道：「小姐，你想把娘姨都害他沒好生睡。我醒過來總是聽得在樓下嘆氣。」丁慧因聽得不耐煩道：「算了，算了，時候不早，快去睡罷。明天你把幾張戲券送基羅路張公館去。」阿琳伸了一箇懶腰，忙著替丁慧因鋪被。丁慧因纔擡身對鏡子照了一照，熱烘烘的兩頰，直像貼上了兩張紅紙，不覺又坐下道：「阿琳，你別忙，這箇先去替我提些水來洗澡。」阿琳一笑去提了水來服侍。丁慧因洗過澡，這才各自睡覺。丁慧因睡在牀上，想阿琳真有些妖氣，他要是箇小廝，看今晚上的景象，我怕要和兆熊一樣的無恥。後來又想到兆熊，儻然兆熊能來，我是何等的快樂。又一想兆熊如果來也不得了。靈芸姊姊他面上挺謙虛的，暗裏怕會背著我爭競。丁慧因便閒閒想起許靈芸用名片約兆熊回家的事來。又想到阿琳也算搭了一些小股份，怕不易打發。如此想想，但願兆熊已經不在人。

世的好兆熊不在了。又怎麼樣呢？誰說的？嫁過了人，不准再嫁。第二箇想到這裏，眼前一晃，像有箇絕世翩翩的美男子，站在面前，唉！知道我的配愛我的，除了俞家仙仙表弟以外，還有那箇呢？我那表弟雖然和我一樣年歲，他那結實的身軀，和善的臉龐，細白的皮膚，是等著誰去細細的賞鑒？不是前年夏天麼？大家穿了單衣，伏在樓窗上看熱鬧，不知我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把手往後一摔，却碰了他。大家不約而同的紅暈滿面，我真後悔，那時爲什麼不借此和他親熱？要是現在，我可不怕羞了。自己弟弟有什麼可羞的？要是再前幾年，大家小孩子脾氣，倒也好。不是有一次他撩起了長衫，躲在牆角裏，我還偷偷的跑去看他，恨極了。說誰要來看我，誰給我做老婆好？弟弟，你別忘了這句話，這句話是你親口對你表姊也。就是六七年來，日夜想著你的人說的。但是我後悔，我是給兆熊蹂躪過來的人。兆熊這人真是不堪，阿琳說得一些不錯，但願他死了，但願世界上認得我。

的人都死了。賸我表弟和我媽過快樂的日子。世界上的人不死遲早總會傳給我表弟知道。怕表弟知道。我以前的。一切要瞧不起我。丁慧因胡思亂想。覺得有些口渴。又懶得起牀看看那盞電燈。又覺得這種思想有點卑鄙齷齪。像秋姊姊年歲還比我大。怎麼他還沒有人家。又沒有聽他說要嫁那一箇。嫁這一箇我這種思想是不該有的。給媽知道了。又隨便拿去嫁有錢的大腹賈。那才是永遠墮入畜生道。又想起張春薇不知他嫁的夫婿得意否。像他倒好爽快快的。解約又爽快快的。結婚他們的晚上是如何歡樂呀。但願他們永遠歡樂。聽秋姊姊說他們在南京。南京並不很遠。那一次道生女校旅行。我沒去。要是去過一回。我這回要去就熟了。但是見了面。第一句說什麼。我怕我還沒有開口。春姊姊很爽直的說出你妹夫好呀。這些話來。那我怎麼辦。我還是先寫信通知他罷。想起寫信的一件事來。我真恨爲了兆熊還鬧過一回沒字的信。寫沒字信的時候。

我還是箇處女。唉，處女。處女。問誰去要還。這處女來鳳明霞的話，真有些意思。鳳明霞呢？丁慧因這樣一幕又一幕映電影一般的映。想到悲楚處，不禁嗚咽。想到快慰處，兀自歡喜。直到四更天氣，才頹然入睡。正不知睡到何時，突然有箇清秀人兒，壓到他身上來，帶著又接了一箇香甜的吻。丁慧因揉眼看時，有些像俞仙。仙喜的狂喊了一聲：「弟弟，你幾時來的？」那來人又攆過了慧因兩箇肩膀，來道：「慧因，可惜是你的姊妹。你想那一位弟弟？我替你找去別儘是眠思夢想的。」丁慧因仔細看時，認出是張秋苓姊妹。臉一紅，連忙辯白道：「我說急了，把姊妹都說成箇弟弟姊妹。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不喚醒我？失迎，失迎。你請坐，讓我起來。不知是幾點鐘了？」張秋苓道：「十一點鐘不差甚麼了。」這時丁慧因忙著起牀，阿琳忙著倒洗臉水盥洗。已畢，兩人才坐下來，暢談。丁慧因道：「我今天正想送戲券給你，想不到你來便宜。」阿琳少跑一回腿，張秋苓道：「是慧妹妹拍的電影麼？」丁慧因道：「算是拙。」

作什麼戲兒戲罷了。調戲罷了。說著自己先哈哈笑起來。張秋苓道：「今天報紙上已見著斗大的廣告什麼第一美麗明星了。」慧因好不耀人眼睛，不想妹妹有這一回成功，真是可喜可賀，只是謝你我怕不及瞻仰你的傑作了。」慧因對張秋苓仔細一望，只見張秋苓穿了一件桃色的旗袍，臉上滿堆喜氣，一陣粉香撲過來，把了慧因怔住了。張秋苓道：「哦，我今天好不找你，先到大南路那箇是不是。」李媽他把你的事情揀他所知道的都告訴了我。末後他說：「你人是算出來了，不過在季家浜在興隆街可弄不清楚。我因為沒去過季家浜，想去一下子認識認識。多事之秋，葉公館倒會見了許靈芸女士，人是很好的，不過閨閣氣太重些，還不大合得上我們的脾胃。談了一會，他對於你像很惋惜似的，我辭別了他，才得到這裏。不料你還未起床。」慧因道：「秋姊姊，請你別繞著道兒說話。你說來不及看我的戲，你是不是要離開上海？」張秋苓點點頭道：「正是。」慧因忽一轉念笑。

道。奇怪。是不是。到。南京。是不是。陪。了。姊。夫。去。張。秋。荇。笑。道。是。到。南京。是。到。南京。是。到。姊。夫。家。裏。去。了。慧。因。聽。了。鼻。子。裏。忽。然。一。酸。苦。笑。道。好。你。們。都。到。南京。你。們。都。到。姊。夫。家。去。都。瞞。得。什。麼。似。的。不。給。我。知。道。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八回 雙飛有願喜信話金陵 一舉成名癡情轉銀幕

丁。慧。因。聽。張。秋。荇。承。認。要。到。南京。去。便。猜。透。張。秋。荇。也。像。張。春。薇。一。般。的。嫁。了。箇。金。陵。夫。壻。這。回。結。了。婚。雙。雙。的。上。壻。家。去。心。想。舊。時。姊。妹。一。箇。箇。遠。嫁。都。攙。著。他。心。上。人。兒。雙。飛。去。了。只。賸。我。還。漫。箇。結。局。一。時。氣。憤。便。說。出。上。面。所。說。的。幾。句。話。來。但。是。又。一。想。我。自。己。當。初。出。嫁。何。嘗。告。訴。他。們。來。不。能。老。是。責。備。人。話。雖。出。口。又。覺。得。後。悔。不。迭。不。料。那。位。張。秋。荇。女。士。看。了。丁。慧。因。一。股。氣。苦。樣。子。依。舊。滿。面。笑。容。安。慰。了。慧。因。道。慧。妹。妹。不。須。責。難。我。正。因。不。肯。瞞。著。妹。妹。特。地。跑。來。告。訴。你。了。慧。因。連。忙。謝。罪。道。姊。姊。莫。怪。因。爲。我。自。己。弄。成。箇。非。鴉。非。鳳。看。著。你。們。一。箇。箇。

都是美滿姻緣。叫人又羨又妒。說話莽撞。是有的。還得請姊姊原諒。請姊姊快告訴我姊夫姓什麼。長得怎麼樣。春姊姊的姊夫。你前回說他渾號叫做梅蘭芳。不是我會恭維。想來秋姊姊的姊夫。一定渾號叫做李雪芳。可不是張秋荇正含著一口茶。沒下咽。嘆哧噴了一地。站起來要扭了慧因。廝打說道。你你你。嚼些什麼呀。我有幾箇姊夫。勞你小姨子這樣怙記。你別想妹夫想昏了。只管沒遮攔。隨口誣鱗人。了慧因也怔住了。道。你自己說。上南京姊夫家去。怎麼又編派人誣賴了你。張秋荇道。上南京姊夫家去。原是不錯。你怎麼又是春姊姊的姊夫。又是秋姊姊的姊夫。那裏來這許多姊夫。了慧因又是一怔。說道。你到底結了婚。沒有。張秋荇道。結婚還不請你喝酒。了慧因道。那末訂婚了。沒有。張秋荇道。什麼都沒有。不比我姊姊。現在是箇于張氏。你又是箇葉丁氏。我至今還是箇張張氏。你別以爲一箇女子。除了嫁人是沒事做的了。了慧因偏著頭。一想。啞然失笑。道。原來你

說的姊夫是你真正的姊夫。是春姊姊的丈夫。我說的姊夫是指著你的丈夫。不過對於我春也是姊夫。秋也是姊夫。所以弄得七錯八誤好了。你既然沒事。你何以又跑南京去呢。張秋荈道。我是一番好意。同學姊妹真比自己姊妹都好。巴巴的來探望你。劈頭就給你姊夫。姊夫鬧得煙舞氣漲。顛倒把要說的話給堵住了。如今你坐下。我告訴你。我姊姊幾次來信說他在萃英學校念書。大概念的很不錯。想著我在家裏當小姐。把學業荒廢了。意思叫我去陪著他。一同上學。早晚來去也有箇伴。我是你知道的。只要有人叫我去什麼地方都去的。現在有這箇機會。還不去麼。日夜和我媽吵著吵得我媽心裏有些活動。不過說還須問我父親。吃我暗暗寫了一封信給姊姊。叫他來信說萃英學校怎樣好。怎樣好。我父親看了說。現在女孩子本來也和男孩子一樣。老遠的跑出去念書。讓他去罷。別儘悶在家裏。悶出病來。現在約定了。下星期六或是星期日。姊夫來上海。陪我一同

去。我。還。說。姊。夫。是。人。生。面。不。熟。的。只。有。李。老。伯。娶。兒。媳。婦。和。姊。姊。出。閣。見。過。兩。回。
怪。不。好。意。思。的。我。媽。說。這。有。什。麼。關。係。你。怕。你。姊。夫。把。你。這。箇。小。姨。子。賣。了。不。成。
况。且。你。是。到。他。家。裏。去。要。叨。擾。他。們。哩。你。沒。有。哥。哥。弟。弟。這。算。是。你。的。哥。子。你。也。
躲。來。躲。去。麼。慧。妹。妹。你。想。我。媽。一。旦。居。然。也。文。明。起。來。了。慧。因。道。你。姊。夫。家。裏。還。
有。什。麼。人。哪。要。是。大。家。庭。倒。也。很。麻。煩。張。秋。荅。道。聽。說。老。家。在。蘇。州。南。京。方。面。就。
只。我。姊。姊。夫。婦。倆。家。裏。雇。了。一。名。老。媽。子。一。名。大。姐。所。以。他。倆。白。天。去。念。書。家。裏。
只。賸。些。女。傭。很。不。放。心。而。且。聽。說。起。先。姊。夫。是。住。校。的。直。等。禮。拜。六。才。回。來。後。來。
姊。姊。不。依。才。加。了。一。次。禮。拜。三。回。家。只。算。是。箇。小。禮。拜。還。有。一。件。事。好。教。你。得。知。
姊。姊。來。信。說。現。在。有。病。好。些。時。不。去。上。學。了。了。慧。因。道。什。麼。病。你。更。該。去。瞧。瞧。他。
讓。我。把。家。裏。的。事。整。理。清。楚。我。也。上。南。京。來。看。你。們。張。秋。荅。道。那。當。然。是。很。歡。迎。
我。姊。姊。你。猜。是。什。麼。病。姊。姊。來。信。沒。有。明。說。照。我。媽。猜。測。是。坐。了。喜。因。爲。姊。姊。信。

上說那東西過了期。只想喫酸的東西。喫了東西。又作嘔。照這種現狀。你看。是不。是坐喜。雖則你沒有……總比我明白些。丁慧因道。我那知道。姊姊說話。總愛挖。苦人。說到這裏。洪氏走了進來。說喫飯了。可是張家小姐在這裏。沒有什麼菜。張秋苓連忙站起來。道。不敢。不敢。我回去喫飯。丁慧因一把拉到外間。道。你快要到。姊姊家去喫飯了。怎麼不在妹妹家喫一頓。去。張秋苓也就不再客套。洪氏母女。陪著喫了飯。自有阿琳去收拾。張秋苓和丁慧因一談。直談到下午四五點鐘。還。不想走。正不知說了幾多肺腑之言。作了幾許慰安之語。最後張秋苓還報告了。一件未來的喜信。是張秋苓此去一則完成了求學的志願。二則游覽了南京的。勝景。三則解除了乃姊的寂寞。此外張春薇曾說他丈夫有不少朋友。全是青年。飽學之士。秋苓要解決婚姻問題。易如反掌。所以張秋苓此去還抱著一箇神秘的。希望。玲瓏剔透的心。竅裏不覺分外高興。張秋苓臨走還說。我上不瞞。天下不。

瞞地都告訴你我去了。就寫信來你安心在家。憑著春薇和我的眼力。說不定。下一回回上海替你帶一箇聰明俊秀的妹夫來和你談心。你等著罷。丁慧因本有些臨別依依。給一說倒說笑了。送張秋苓出門後。叫阿琳買了一份報。打開一看。果然登著挺大的廣告。趕緊把幾張戲券分送了人。張秋苓雖然要走了。他家裏人還是不走也。送了三張去。這幾天洪氏和丁慧因又商量了幾件善後事宜。依洪氏意思。把大南路德馨里的房子退租。因為這邊算是自己的房子。那邊是租人家的一共沒幾箇人。何必分著幾處住。而且李媽老了。讓他一箇人看守屋子。也有些不放心。從前這邊是姓葉的家。那邊是姓丁的家。現在還分什麼娘的家。女兒的家。就是把興隆街門首掛一塊丁公館牌子出去。葉德民不說話。有甚麼人敢說話。丁慧因知道他娘是一種省錢的計劃。仔細想想也未嘗沒理由。便依了他娘當真把德馨里退了租。預先把細軟物件陸續搬運過來。轉眼已到十五。

這一天丁慧因起了箇早忙著打扮停當對洪氏道。今天是試映千古恨呀。到底我和誰去。我本想帶著阿琳去。不過怕沒人看屋子。李媽還沒搬過來。媽你看怎麼樣。洪氏道。你要帶阿琳去。就帶阿琳去。我看屋子好了。阿琳道。請太太去罷。那裏有留太太看守屋子的理。過幾天等李媽來了。小姐賞我幾箇錢。再去看不是一樣麼。丁慧因想阿琳說話多婉轉。怪不得受人歡喜。當下就和他娘洪氏雇了車往六馬路明星大戲院來。饒你丁慧因早起究竟比不得學生時代。車在明星門口停下時。丁慧因擎起手錶一看。九點已是過了二十分。戲院門口擠了許多不出錢的。看客看那廣告相片。丁慧因打頭領了洪氏。跑上樓梯收券的。全是公司裏人。點點頭打了招呼。推進門去。黑暗裏就上層覓了兩箇坐位。已經在右廂靠壁了。千古恨新片未映之前。大概映了些廣告。所以丁慧因剛坐下來。擡頭一看。幕上正映著幾箇大字。丁慧因主演。一閃便現出丁慧因那張千嬌百媚的臉。

來對觀衆微微一笑。隨即聽得樓上樓下發出一陣霹靂也似的掌聲。可是那攝影師促狹不過，把安在大臉外的一箇圓圈一剎那間漸漸縮小縮小。先是單剩面部後來單剩一隻眼睛。只見這眼珠子勾魂攝魄般一轉就沒了。那時樓上樓下發出一陣轟雷也似的笑聲。再看幕上才映著說明書一字一行。行華文之後繼以洋文。這片還沒落到題就得了觀衆們熱烈的歡迎。丁慧因兀自歡喜。往後才是第一本第二本。依然次序往下映。看官們這千古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華華印有簡單說明書在這裏請看罷。

吳下女生徐璧英年十六嫁鄰村趙氏子。連城伉儷甚篤。里有劉翁窺女。美百計誘連城。啗以重金。令出妻。連城爲所惑。謀諸女。女峻拒。斥連城無恥。自是連城家數被盜。益貧。無以自存。會村外新建大學。開校學生結隊遊村中。高材生陳大齊睹女浣衣溪畔。驚爲絕艷。歸而苦思成疾。校役某燭其隱。知

陳不吝值令妻結好於女。餽女衣飾財物無算。連城一家得溫飽。女往謝識。陳數數遇漸稔。知曩所獲悉出陳賜。益感陳乘間挑以游詞。女不樂。遂絕跡。亡何連城犯殺人罪。當死。知邑宰爲陳父執女。赧顏至役。妻所求陳一言貸。連城死。陳逼之女。悲泣。遂失身。陳大悅。懼連城生還。女將求去。謁邑宰。無一言及連城。尋定讞。連城竟死。女返哭之。慟翁姑怒。逐女。女無已。往依陳。陳北人。暑假當歸。載之以北。始知陳有大婦。月餘。陳復就學。婦阻女南行。始則變色凌虐。繼誣女私僕。鬻之。勾闌中。女求死不得。搗以千金貨。作南人妾。復至吳。下入門。則里之劉翁笑逆女。女忍死相從。但求得間。往見陳翁。不許一夕。翁中酒。陰服媚藥。欲重創女。女婉却。翁語涉連城。女知有異。作冶態。泥翁吐實。翁具道計。陷連城。並授意陳婦虐女事。至是女不能忍。以利剪刺翁死。夜涉水哭於連城之塚。天明兩目流血。血盡亦死。陳聞訊。往得女絕命書。撫屍。

哭曰我殺連城又殺卿矣亦仰藥死

這張片子不消說了。慧因當然飾徐璧英了。賈克飾趙連城。李悲秋飾陳大齊。鍾雪艷飾陳婦。胡老頭子飾劉翁。胖爛污飾校役。妻此外還有些雜湊的角兒。那可。不甚重要。論情節。徐璧英有許多地方給人討了老便宜。去譬如描寫和趙連城。恩愛未婚的時候。兩人躲在鄰家破屋裏。情話談到得意時。趙連城只管把那條腿靠著徐璧英的腿。閃動不防。橈子一翻。趙連城仰在地上不肯起來。徐璧英走去和他接了一箇吻。叫了一聲好乖乖。才弔在徐璧英頸項裏起來。既婚之後。徐璧英喫東西先咬了一口。把餘剩的塞在趙連城嘴裏。趙連城種田在田岸邊打盹。徐璧英坐在一旁。把大腿給他做枕頭。凡像這些地方。丁慧因原不肯演。却是賈克哄他說我起的是你的弟弟。你只一味裝著憐惜弟弟的樣子就是了。又如徐璧英遇著陳大齊逼姦一段拍戲的當兒。第一天徐璧英從屋子裏開出門。

來校役。躲在門外。校役的妻。蹲在牆腳邊。把一隻耳朵。貼在牆上。見徐璧英開門。齊站起來。一笑。校役夫妻倆也相對一笑。算完了。說明天再拍。第二天拍徐璧英。坐在牀沿上。牀上的被窩攪得一團糟。陳大齊伸手替他穿襪子。又替他穿鞋子。態度都是規規矩矩的。又說完了。完了。明天再拍。第三天單是徐璧英一箇人。走進另一間屋子去。將要關門的時候。對門外一笑。就使勁把門一碰。又說明天再來。今天沒有事了。第四天徐璧英在一間屋子裏。先把旗袍脫了。給陳大齊接了去。陳大齊也把外衣寬下來。徐璧英又脫短襖。陳大齊搖搖手叫不要脫。說行了。我們再拍旁的情節。在丁慧因當時一些沒有甚麼難堪。但是剪接起來加以說明。哼。在銀幕上開映之下。可把丁慧因自己都弄糊塗了。只見徐璧英先是嚶嚶。噉泣。一想到趙連城在獄中受苦也顧不得許多。登時現出一副勉强的笑容。接下去便是第四天所拍的一節。陳大齊搖手時。說明上映出幾箇字。是「慢慢兒。

別著了涼」把兩箇人脫衣的形狀漸漸的由清晰而入於模糊由模糊而入於昏黑接著便映第二天所拍的一節說明是「很對不起你了」接著便映第一天所拍的一節說明是「啊唷」只兩箇字接著便映第三天所拍的一節說明是「校役公館裏的臨時澡堂」你想這樣一聯串偷然在崑腔裏便是偷情謝罪窺秘出浴的幾齣崑目了再如劉翁買徐璧英爲妾酒後老興勃發戲裏就編定徐璧英該服服貼貼的給劉翁蹂躪要吻著徐璧英的頸項搓著徐璧英的掌心抱著徐璧英的纖腰還有不堪不堪真不堪的不堪那丁慧因也安之若素嗎要知道攝製此節賈克屢次聲明說胡老頭子所飾的劉翁是一箇瘋子他恨女人恨得入骨胡老頭子又是箇真正老頭兒你怕甚麼丁慧因當時只圖在藝術界一舉成名自然不惜犧牲了現在現在丁慧因和他娘看到第三本覺得這情節忒也離奇雖在黑暗裏自覺得有些面紅耳熱正想去找賈克發作幾句不

料。身。旁。擠。上。了。一。箇。胖。子。一。時。擠。不。過。去。便。擋。住。了。丁。慧。因。的。視。綫。丁。慧。因。道。你。幹。麼。那。胖。子。回。過。頭。來。湊。上。臉。認。了。一。認。道。是。丁。女。士。嗎。今。天。的。主。人。翁。在。這。裏。他。們。都。不。知。哩。沒。開。映。的。當。兒。還。有。人。說。丁。慧。因。今。天。一。定。會。來。的。說。的。人。還。伸。長。了。脖子。四。下。裏。找。了。一。回。不。想。你。偏。躲。在。這。裏。丁。慧。因。一。聽。是。胖。爛。污。便。拉。他。坐。向。靠。右。手。的。一。隻。椅。上。又。和。媽。說。了。大。家。似。乎。都。點。了。點。頭。胖。爛。污。道。丁。女。士。好。久。不。見。你。的。成。績。真。不。壞。怕。就。此。紅。起。來。了。剛。才。我。還。看。見。人。拿。著。手。帕。子。擦。眼。淚。要。沒。有。真。正。的。表。情。怎。麼。會。引。得。人。傷。心。丁。慧。因。道。那。全。仗。姐。姐。們。指。教。我。到。底。是。初。學。只。是。有。幾。幕。太。不。堪。了。我。覺。得。有。些。後。悔。還。得。找。賈。克。去。和。他。交。涉。胖。爛。污。道。提。起。賈。克。他。真。有。些。惡。毒。丁。女。士。前。回。沒。有。著。他。的。道。兒。我。可。被。他。下。了。毒。手。丁。慧。因。道。請。你。說。話。輕。些。前。回。還。多。虧。姐。姐。胖。爛。污。道。我。還。請。你。喝。喜。酒。哩。大。概。不。會。出。一。箇。月。丁。慧。因。道。那。我。應。當。向。你。道。喜。是。和。誰。胖。爛。污。道。還。有。誰。

除了賈克這死鬼還有誰你看他架子多大把眼睛放在頭頂上後來他瞧出鍾雪艷唐小櫻張雪雪等都不是好東西才知道我還够得上交朋友誰料他不爭氣把箇小孽種種在我肚子裏那我不放鬆他了所以定下箇月請客你把手試試看比從前不一樣罷說著拉了慧因去摸他肚子丁慧因兀自想笑胖爛污又道新近公司裏鬧了好些花樣李悲秋和新來的黃飛虎搶鍾雪艷李悲秋索性和鍾雪艷同居李悲秋現在一步也不敢遠離就是鍾雪艷上廁所李悲秋替他掀門簾守在外面還有周文美聽說害了相思病你知道他那一箇說是想一箇五十餘的老頭兒可笑不可笑還有胡老頭子刮了鬚子我去年明明聽他對人說四十八歲今年他對新來的那藍胡氏說只有三十八歲一短就短了十歲我在門口還打趣他說再過兩年你一定會變成十八歲的毛頭小夥子了你看嘖嘖嘖胡老頭子不是對你扮鬼臉嗎該死該死了慧因向幕上看時正映到劉

翁買得徐女爲妾。胖爛污又一聲聲的。丁女士想等到燈光大明一定還有許多人對著自己揶揄。便拉著他媽要回去。洪氏道好罷。母女倆就邊門裏摸出來。胖爛污還在後邊連說你將來一定要到的。改日我送請帖來。丁慧因等一出門且喜公司裏人多已擠往裏邊。洪氏還想看看送人的幾張票都來光顧了。沒有吃。丁慧因已經跳上黃包車。洪氏無奈只得回來了。家洪氏只嚷要去也是你要來也是你。和年輕的人一塊兒真不好辦。丁慧因道那箇字幕說明說得又不明白。又太明等戲散了。見了熟人怪不好意思的。還不趕快跑。洪氏道我給人家拍掌拍的頭疼。不然還不想回來。這箇都是人家生著壞心。作弄你和你什麼相干。丁慧因聽洪氏這般說。若有所悟。自言自語道都是人家作弄我。那末我可以不負責任了。在家喫了飯。忽然想起今天禮拜日。張秋荅說要走。不知走了沒有。他姊夫到底是箇什麼。梅蘭芳去會會到也好。便喚阿琳道你快坐車往基羅路張家。

問秋小姐走了。沒有要沒走。說我馬上去看他。有話說。阿琳奉命而去。不到一箇鐘頭。氣急慌忙。回來。回丁慧。因道。秋小姐是昨天晚上他家大姑爺帶著他坐夜車去了。丁慧。因道。去了。就算了。阿琳道。張家太太和秋小姐兩位姨媽都在家。丁慧。因道。在家也就算了。阿琳道。我去時。張家太太正談論小姐說小姐壞話。我想回駁。又不敢。丁慧。因道。他們說甚麼。你快說。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九回

悄喚一聲他瀾翻慧舌

真成千古恨風聽瀾辭

上回書說到阿琳奉命赴基羅路張家探問張秋琴已否往南京。及至阿琳回來。於他任務之外。還報告了一些意外的消息。當下丁慧。因便催阿琳快說。有誰在背後批評我的。不是阿琳。撇著嘴。脣偏不說。丁慧。因急了。說怎麼你不說。阿琳伸了三個指頭道。他們都說小姐是個第三嫁的女人。嫁一個。死一個。丁慧。因笑道。你說甚麼是誰說的。阿琳見丁慧。因不怒而笑。便放大膽說道。我去的時候。張家

太太和秋小姐的大姨媽二姨媽都哈哈地說著見了我張家太太說你便是丁家服侍小姐的嗎我回了一聲是張家太太說你家小姐在家好那二姨媽嘆味一笑我回說謝太太慧小姐在家好那三姨媽輕輕的咬著二姨媽耳朵說你叫大姊問問他還想嫁什麼公子哥兒不想吃張家太太把眼一瞪才不則聲我心裏真氣不過我的的確確知道的小姐和熊少爺是同過牀合過枕若是其餘雄蒼蠅有沒有屙子我家慧小姐都沒捉來瞧過一瞧怎麼會一不過二三不過三呢要照他們這樣造謠那末我阿琳也可以算嫁過兩箇半人了我問過了小姐吩咐的話之後心裏只是疑惑又暗暗盤問了他家老媽子他家老媽子說太太們已經談了大半天了說你家小姐嫁了三箇沒一箇能真心愛他的我想和老媽子辯白是沒用的還是告訴了小姐告訴了太太秋小姐橫豎走了不管他先去拍他們嘴巴子便有這事也是我們小姐的福氣沒有這事怎能隨意誣賴人

阿琳這一席話滿想把丁慧因冒上大火小小的鬧他一場以爲吃了飯沒事做嚼舌根者戒誰知丁慧因聽了望著阿琳發笑道沒說你壞話就是了慧小姐的事你可別管他們是看了影戲來的談論是談論戲裏的徐璧英嫁人也是他嫁一箇死一箇也是他你別渾扯在一起剛才沒把你帶著一同去你現在就帶了許多廢話回來你再想一想他們說我死了沒有阿琳這才恍然道怪不得他們說嫁一箇死一箇末後自己也沒有命我怕他們是特地咒詛小姐更恨得我牙癢癢地丁慧因道沒事你去罷阿琳退了下去一會又蹺進來道小姐本來說帶我同去後來怎麼又不帶我去要是帶了我去免得瞎和人爭閒氣又省卻多少麻煩丁慧因看看阿琳的臉又帶著幾分笑容又帶著幾分羞態便也笑道沒人看屋子才不叫你去不是還留了一張券沒人去麼現在可沒用了阿琳又搭訕道李媽不搬來早搬來我也跟了去省了許多麻煩丁慧因道這有什麼後

悔好得。今天下半年，他們就在明星裏賣錢。公映你帶一塊錢去看一下。完了你的心願有什麼麻煩不麻煩。阿琳急道：不，我不看戲。我說早半天要是跟了小姐出門，就不會遇到他了。丁慧因道：他是誰。阿琳羞得低了頭道：他還有誰就是他。丁慧因道：他是誰。難道是……阿琳道：正是丁慧因。驚異道：怎麼我從戲院子回來，你一點兒不作聲。阿琳道：他求我別告訴小姐。丁慧因道：現在人呢。阿琳道：回季家。浜去了。罷。他是箇沒籠頭的馬。誰知道他。丁慧因覺得精神有些興奮。心窩裏只像小鹿亂撞。一般。臉上微微泛出一層紅暈。接著問阿琳道：他穿了什麼衣服。他那臉色還像從前白白的麼。家裏出了這麼大的亂子，他一句都不提。丁慧因一邊說著，不等阿琳回答，一邊直跑到窗口，對樓下喊道：媽，你來有事。阿琳見了丁慧因，喊洪氏上樓忙擋著道：小姐怪難爲情的，何必驚動太太。但是洪氏聽著女兒怪叫，不知有甚麼重大事情發生，趕緊丟了手裏摺的錫箔，奔上樓說什

麼事什麼事這時阿琳越局促不安只拿手帕子掩了半邊臉搖手道太太沒事小姐哄著太太咧了慧因道你儘說我是沒多大關係太太的關係大呢媽阿琳說有了他了媽想奇不奇洪氏也是精明透頂的人有甚瞧料不出當下便哈哈大笑道敢是有了熊姑爺了在那裏在那裏怪不得慧兒這般歡喜我原說你們小兩口兒是恩愛的這時轉把阿琳矇住了斂了笑容發急道我沒瞧見熊少爺呀是小姐哄著太太的丁慧因也急道你不是說他來過這裏還央你瞞著我們怎麼這回又說沒有頑話是頑話正經是正經阿琳見了慧因有些著惱再也不敢繞著灣兒說話便兩隻手垂得直挺挺的答道我原說是他來過他是熊少爺的什麼人洪氏啞然失笑道原來是你家葉老爺來過他惦記我母女倆是有的這話還說得有理要說熊少爺那未免編小說子一樣有些不近情理了不是了慧因道媽只是葉老爺葉老爺他和我們脫離關係了還來做什麼怕是他來

了。不過你認不得呀。你說他告訴你姓甚。沒有阿琳。道我知道他姓甚。麼我只知道他。叫阿明太太也知道。小姐也知道。這時才把洪氏母女。倆一團高興壓了。下去了。慧因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道你這丫頭。既然是阿明爲甚麼不早說。值得大驚小怪的。洪氏坐下來道。阿明是誰。好像誰告訴過我的。丁慧因回過臉來。笑道。是他的情人。不是前回對媽說過了麼。阿琳道。小姐說得好。我是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的。丁慧因道。你不和他有關係。他和你發生關係呢。我們原是說看影戲。怎麼給你一陣子。他他就他到現在。你且說阿明怎樣。是不是受了他欺侮。你臉上的神色。有些不對。阿琳這才一明一白的說道。不是的。太太小姐。出去之後。我在屋子裏拾掇。也是我一時大意。沒有把大門關上。給他一閃閃了進來。我一看。是阿明就躲在窗下。不作聲看他怎麼樣。他懷著鬼胎似的。又不敢走進來。又不敢聲張。只輕輕的喚著琳妹妹琳妹妹。我就知他是箇促狹鬼。這琳妹妹三

箇字是學著熊少爺稱呼許氏少奶奶用的。他不見有人答應，便又趑了出去。我想好了，樂得冤家離眼前，便走出堂屋，想去關門。誰知才開出堂屋的門，他又竄了進來，說叫了你多時，你怎麼不應一聲？我說有什麼事，他說我們去看影戲。我說你那裏來的錢，準又是門上那老伯伯倒霉給你掏摸了幾箇來。他說這是少奶奶賞下來的兩張戲券。我問老伯伯要了來的，我就他手裏一看，原是小姐把去送許氏少奶奶的。大概少奶奶懶得去，便隨意賞給他們。我說誰希罕？我不去。他涎著臉，還不走，說少奶奶把你派到這邊來服侍。新少奶奶新少奶奶好不好？我說新少奶奶的稱呼，早就取消了。別給我們小姐聽見了，啐你一臉唾沫。他說你別嚇我。新少奶奶是箇觀音菩薩，再世救苦救難的，再也不會惱我。我聽他說話，有些媽媽氣，便給了他一箇白眼。說理你呢？不防他膽子越鬧越大，拉著我手，只管問去不去。我使勁一摔手，沒摔脫，還給他攔腰一抱，那張出娘胎沒刷過牙。

的嘴可就難。我連忙仰著頭喊小姐。他才害怕。一溜煙跑了。剛才我回了小姐的話。想下樓去彷彿他又躲在大門口。一晃就過去了。我想要是不告稟小姐怕他進來。毛手毛腳小姐還罵我不老成呢。阿琳一席話說得洪氏丁慧因齊微微含笑。洪氏道就把你給了阿明。省得他偷摸摸的有許多不方便。丁慧因道媽說起來總是誰要就給誰。知道人願意不願意。阿琳是志氣高傲的他要嫁好了。不說也罷。當下大家沒話一笑而散。過了幾天德馨里的東西全已搬了過來。李媽就和阿琳做一房住。雖然比不得在季家。那裏熱鬧。但是一家子添了一箇慧。結的阿琳自然也破了不少的寂寞。話說千古恨這張片子在上海轉了幾箇戲院。東也演三天。西也演四天。足足演過一箇月。真是人人贊美。箇箇道佳。報紙上連篇累牘的登著評論。自是傾倒之誠。溢於言表。這其間就有一般慘綠少年。過江名士。一箇箇投書遞柬。自願拜倒於石榴裙下。起初只知道是華華公司的。

鄰居繼而知道是道生女校的學生。後來又知道是富家的妾媵。居然被他們刺探得一明二白。丁慧因在家沒事。把那些書信翻來看看。有勸他從速嫁人的。有勸他再做影戲的。有自報履歷附以生年月日的。有約他吃大菜逛公園的。丁慧因只付之一笑。叫阿琳緊閉門戶。凡有客來。都一概置之不睬。不過知道丁慧因住址的。是一部份人。其餘還有些迷路之羊。一聽是道生女校的學生。便寫信到道生女校裏問訊。據說有一位自署愛因生的。曾經十上情書。而未得了慧因一復。便因愛成妒。因妒成恨。最後一封信。却破口大罵。連道生女校的校長教員一起。罵在裏頭。末後還畫了箇生殖器。贅在信尾。說你再冥頑不靈。我便開機關槍掃你。道生女校的校規。是看官們知道的。凡是鉸了髮的。就得退學。外來書信。校長就有代拆代看之權。對於給了慧因的信。早就加以注意。輪到拆閱這封信時。照例把鬚子翹得高而且直。及至拜讀已畢。只嚷昏了昏了。這機關槍當真當

衆掃射起來。還不是摧殘教育當下召集了箇校務會議當場議決把丁慧因除名一面寫信給各報說從前雖有這箇學生名丁慧因因爲在校功課不佳早就開除了的事。關敝校名譽特此鄭重聲明其實丁慧因清清楚楚的是自己退學的前清有追贈封典一舉於今換了追除學籍了。還有道生女校同學會裏和丁慧因鬧過意見的人大家乘時崛起在同學會名錄上填了業已開除幾箇字一面在學校旬刊上刊了丁慧因的醜史說他從前是怎麼樣窮後來嫁人作妾捲逃這回演影戲是一箇姓某的介紹去的這種敗類不驅逐他破壞本校名譽者猶小影響教育前途者實大把箇丁慧因幾乎說成是人羣的蝨賊女界的妖精同學裏廂儘有和丁慧因感情還好的想挺身而出代他聲辯幾句却吃幾位兇神似的大姑娘氣燄逼人抱不平者生怕把自己捲入旋渦裏面所以也就噤若寒蟬了。道生女校爲這問題熱鬧了十幾天不知是誰把這一期學校旬刊加了

封套由郵政局送到了。慧因家來時，誰知了慧因正病著呢。扶著頭從被窩裏伸出一條比不到從前白晳光潤的臂膀來，就阿琳手裏接了這份印刷品。才瞧得一半，一陣頭暈，把才喝下去的半碗稀飯一箇腦兒吐在牀前。那隻痰盂裏，洪氏著了慌，說道：「怎麼又吐了什麼？」撈什子的報看，他有什麼用？了慧因也不聲響，靜悄悄過了一會。阿琳正端著藥盞從外間進來，李媽擎了一杯漱口水，後邊跟著了慧因。自言自語道：「藥也可以不必吃了。」洪氏對阿琳道：「小姐才吐了一陣，你且把藥擱在一旁服下去，怕還要吐。」又靜悄悄過了一會，李媽輕手躡腳的退出屋來。你道了慧因為甚病了？呢？在一星期以前，了慧因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有幾家影片公司都派了人來接洽。了慧因只說容後再商，便是華華公司裏也。由胖爛污費了賈克之命，來和了慧因訂約。依洪氏便想一口應允下來，不但以後工資源源而來，還可希圖分潤以前的紅利。了慧因只推等靜養幾時，再談。華華是

有優先權的請賈先生別慌，胖爛污又摸索了一會，摸出一張大紅請帖，說：「早發了請帖，很容易叫人遺忘，你明天不要往旁的地方去。」丁慧因到了明天，就著李媽送十元錢的禮券到華華公司去，也不分那是送賈先生的，那是送胖小姐的。飯後忙打開鏡奩，梳頭，丁慧因近來不甚想梳辮子，就是在拍影戲的當兒，改了過來的。梳了頭，正待去華華公司看賈克和胖爛污結婚，一聲客到，說是許靈芸來了。許靈芸還沒到這邊來，過這回算是初次。洪氏母女當然是竭誠歡迎，累阿琳倒茶買糖果，瓜子忙得不可開交。見面之後，丁慧因看許靈芸時稱體衣裳薄，施脂粉瘦怯怯，越顯出可憐模樣。許靈芸看了，慧因時玉容微笑，艷服新裁，嬌憨，越顯出可愛神情。兩下裏握一握手，分賓主坐下。先是洪氏葉家少奶奶長葉家少奶奶短，噪了一陣，然後姊妹倆談起體己話兒，可笑他倆現在雖然不在一塊兒，一見面倒反異樣的親暱。許靈芸道：「我們相別算來，快近一箇月了，前回你

還送戲券來。可是我沒去。很有人說起妹妹藝術不錯。不過我想我們不愁穿。不愁吃。逢場作戲。固然沒什麼問題。倘要倚爲衣食父母。和一班心地齷齪的人。同流合污。那就未免不值得了。丁慧因道。姊姊這話纔是公平。我聽從姊姊。是了。許靈芸瞧著阿琳已經去了。出去便說道。公公至今還沒消息。兆熊至今還沒音信。家務無可足述。不過有兩件事向妹妹說一說。作爲我主持家政以來一點點小小的經過。第一件花妹妹約定了。明天受聘。你猜是誰家。丁慧因道。這一點我不贊成。小小的年紀。一來就鬧婆婆家。我不知道是誰家。不過將來過得不好。就怨著你嫂子呢。許靈芸道。話原不錯。你知道是誰誰也料不到。你總該記得我們葉家親戚裏誰最會說頑皮話的。就是他。丁慧因一想便想起那陸家表弟說道。是不是陸許靈芸道。猜的正著。丁慧因道。他不是十八九歲了麼。花花幾歲呢。許靈芸道。去年十八歲。今年十九歲。比花花長五歲。我告訴你他姓陸。名字喚做永。

齡是箇中學生他旁的事都是有些玩世不恭的惟有對於這件事却一本正經自從公公出門後找媒人來說不知幾次了而且他自己也來他說現在表母舅一去無踪花妹妹差不多是箇無父無母之兒萬一配到旁人家去說不定要給人欺侮我家裏是嫂子信任得過的我聽他說話一些也不頑皮了我只說這箇我那裏能做主花花妹妹還是箇小孩子呢等兩三年也不爲遲公公回來了我可一切都不管這時叫我擔這重大的責任我怕擔不起可笑陸永齡真有本領他就一把抓了花花來當了我當了底下人面只管問花花我想求嫂子要你做我的未婚妻好妹妹你答應了我罷你年紀不妨事等著你自己估量可以出嫁了再和你結婚害花花哭了一場只顧捏著拳頭向陸永齡背上鑿陸永齡都不理還是妹妹妹妹叫得十分親熱到了第二天我暗地裏問花花又不聲響我問親友們親友們都說好才約了明天下聘你想我們家裏全出些不倫不類的

事本來我想明天請你湊湊熱鬧但是又一想你既然出了葉家的門這事也大
可不必省得將來藕斷絲連的麻煩我來告訴你你是你我的私交妹妹你看是不
是呢還有一件那箇小廝阿明他瞧著陸少爺一而再再而三居然給他要了花
花小姐做媳婦他也看著眼紅有一天我帶著阿香從街上買了些東西回來他
瞧著沒人在旁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撲通跪在我面前我嚇了一跳叫他起來
他老不起來我問阿香爲什麼事阿香說他也對我跪過了叫我和少奶奶說要
求少奶奶把阿琳給他做媳婦我聽了只是冒火小廝們平常躲得影子都瞧不
見第一件最關心的事就是想老婆不管自己有沒有養活老婆的本領當時給
我申斥了一頓我就跑進裏邊去了阿琳是妹妹這邊的人一則我未便擅專二
則要來和妹妹說一聲就是阿明來求你別睬他他將來好阿香是我預備賞
給他的這班小廝們簡直出言無狀主子一家正鬧得父母妻子離散他們倒想

起。室。家。之。樂。來。可。不。是。笑。話。麼。許。靈。芸。說。到。這。裏。問。了。慧。因。道。妹。妹。有。甚。事。故。報。告。我。罷。了。慧。因。嘆。道。我。有。什。麼。事。呢。許。靈。芸。聽。時。鐘。打。了。四。下。便。起。身。告。辭。了。慧。因。拉。著。許。靈。芸。的。手。眼。皮。一。紅。說。道。請。姊。姊。常。到。這。裏。來。我。到。你。那。邊。是。不。方。便。的。洪。氏。在。房。裏。聽。說。許。靈。芸。要。走。也。送。出。來。阿。琳。早。就。開。了。大。門。去。雇。車。了。慧。因。送。了。許。靈。芸。正。要。進。門。旁。邊。走。上。箇。綠。帽。綠。衣。綠。袴。的。郵。差。喊。道。快。信。正。不。知。是。誰。來。了。快。信。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回 遺書告罪勞燕敘離衷 借箸代籌蝶蜂佈疑陣

江。南。的。暮。春。天。氣。能。使。人。陶。醉。能。使。人。悲。哀。能。使。人。懶。洋。洋。溶。化。在。駘。蕩。的。春。光。裏。尤。其。是。傍。晚。時。分。淡。淡。的。斜。陽。映。射。著。一。角。畫。樓。活。跳。出。一。種。異。樣。的。美。麗。是。誰。家。的。畫。樓。把。兩。扇。淡。綠。玻。璃。的。長。窗。洞。開。著。潔。無。纖。塵。的。窗。帘。隨。了。風。微。微。飄。動。任。一。絲。陽。光。趁。著。空。虛。輕。輕。地。走。進。了。這。間。精。雅。絕。倫。的。屋。子。裏。來。離。窗。四。五。

尺。一。張。沙。發。上。躺。著。箇。絕。世。女。郎。微。風。拂。了。拂。額。上。的。鬢。髮。女。郎。似。乎。不。理。會。只。把。兩。條。嫩。藕。也。似。的。小。腿。稍。爲。舒。展。了。舒。展。便。合。著。眼。發。出。一。種。極。輕。微。的。鼻。息。這。時。旁。邊。門。裏。走。出。一。箇。一。般。體。態。苗。條。的。姑。娘。對。著。睡。熟。的。女。郎。望。了。一。望。又。點。起。脚。尖。走。至。窗。前。把。長。窗。輕。輕。的。關。上。回。到。桌。子。旁。邊。拾。起。丟。在。地。板。上。的。一。封。信。偷。偷。的。打。開。來。瞧。看。又。回。頭。對。沙。發。上。望。了。一。望。才。捧。著。信。牋。認。一。箇。一。箇。字。信。牋。上。寫。些。什。麼。

妹妹；

離。別。了。一。箇。多。月。今。天。纔。和。你。通。信。要。不。是。我。姊。姊。逼。著。我。我。還。想。不。起。我。是。已。經。做。了。失。約。的。一。箇。人。但。是。你。應。當。原。諒。我。我。來。此。後。寫。給。母。親。的。信。也。還。是。今。天。第。一。次。

真。是。一。件。使。人。發。笑。的。小。事。我。的。姊。夫——我。的。哥。哥——並。不。是。姓。于。直。到。這。

裏的第三天纔知道我的幼稚糊塗完全給這件事證明了。

學校裏可以插班而且並不要考試這是使我到南京來的第一箇主因。可是同學雖多依然會使我不能忘情道生女校。又從道生女校而想到妹妹。這或者是我來得不久大家沒有熟的緣故罷。

美麗的山水是有誘惑性的。雖然現在彷彿廢學不能陪我讀又不能陪我玩而已。取得將來母親資格的姊姊老是不出門。我還是愛著而且玩著這許多。聽說還是六朝和明朝遺下的美麗而有誘惑性的山水。

我羨慕我姊姊。我又憐憫我姊姊。因為她失去了一箇不能愛她的人。而換得一箇真正能愛她的人。她曾經驕傲地自豪地說：「除非我死後三年。或者有人能買我的愛人去。」妹妹你想她真有些不知羞恥。但是除了她還有誰配說不知羞恥的話。妹妹她終究受了他的欺侮。長期的欺侮。她穿的衣服漸

漸的。嫌。窄。袴。腰。漸。漸。的。嫌。小。喫。飯。改。了。喫。粥。紅。潤。的。臉。色。慢。慢。的。轉。了。黃。枯。終。於。兩。人。分。牀。睡。了。禮。拜。三。禮。拜。六。禮。拜。日。只。和。禮。拜。一。二。四。五。一。樣。的。可。憐。所。以。我。又。憐。憫。她。是。受。了。一。種。婦。女。們。安。然。忍。受。的。欺。侮。

我。祝。賀。你。藝。術。已。經。成。功。你。已。經。走。遍。天。下。你。已。經。獲。得。無。量。數。人。的。同。情。雖。然。號。稱。比。較。女。子。心。硬。的。他。——姊。姊。的。他。對。著。漠。不。相。關。的。在。銀。幕。上。最。後。掙。扎。的。你。也。下。了。幾。點。眼。淚。我。想。假。使。同。時。合。天。下。之。大。的。看。電。影。者。的。眼。淚。也。許。會。流。成。像。半。淞。園。裏。可。以。蕩。艇。子。的。小。河。

最。後。我。還。該。告。訴。你。我。的。讀。書。遊。玩。居。家。以。外。的。近。况。……不。寫。也。罷。徒。然。使。你。爲。我。感。歎。感。歎。我。是。箇。弱。者。渺。小。者。不。配。到。情。場。裏。和。人。鬥。爭。不。配。和。野。獸。一。般。的。男。子。們。與。狐。狸。一。般。的。女。子。們。打。架。

但是。我。又。如。何。捨。得。不。說。呢。經。過。十。分。鐘。的。考。慮。以。後。

雖然談不到婚姻也還是我親身走過的梯階據他說是江西人罷由姊夫介紹見了兩面他就

沙發上睡熟的女郎醒了猛回頭瞧見有人拿著那張文長千餘言的花牋瞧看便嬌嗔道你又翻甚麼東西看還不替我放在抽屜裏那偷看信紙的姑娘猝然間喫了一驚連忙把那信牋連扔在桌上的信封檢起來一總放在抽屜裏然後跑過來笑道小姐陸有金先生在底下和太太說話呢丁慧因依舊躺著道老怪物理他呢……阿琳現在幾點鐘了怎麼我的錶又不走咧阿琳道五點半小姐還去不去喝喜酒丁慧因道誰還去你替我把被窩鋪好了服侍我換衣服我怎麼只覺頭暈阿琳一邊鋪牀一邊說道陸有金光景又替我們送錢來丁慧因道算了老是錢錢這間繡房到現在才算衝破了沈寂的空氣至於樓下呢那又另是一番景象了陸有金今天特地穿得齊齊整整的靠著堂屋裏小圓桌東首

一箇椅子坐下。沒有開口。先打著哈哈。把身體略爲浮了一浮。從衣袋裏摸出一疊簇新嶄齊的紙幣。左手按著紙幣的一角。右手撚起兩箇指頭。湊向嘴唇。微微蘸了些唾沫。又快又熟。數得那紙幣沙沙作響。須臾數罷。擱向對面坐的洪氏面前。笑道。這是二百。洪氏欠了欠身。笑道。怎麼是二百。要這許多。陸有金道。請太太收著。時世不大好。防有什麼歹人。長著順風耳朵。千里眼。數目雖小。可不是玩的。哈哈。哈哈。洪氏雖然臉朝著陸有金。說陸先生說明了。我才好收。但是一隻手卻像很信任。陸有金似的。數也不數。輕輕把一捲東西塞向腰裏。一箇所在去了。陸有金道。不要說二百。要二萬都有呢。只恨我陸有金的太太肚子不大。肯方便。雖也痴了箇女孩子。只老是他惦记。人人永遠不會惦记他。像太太的肚子。真是有所說的不孕。則已。一孕驚人。像慧因小姐般。才不冤枉他。母親喫苦一場。洪氏顛頭一扭。道。喏。全仗各位瞧得起。脾氣古古怪怪的。動不動就和做娘的違拗。有什麼。

麼。好。我。爲。著。只。生。了。他。一。箇。什。麼。都。隨。和。他。要。是。有。三。箇。四。箇。早。就。把。這。箇。送。得。遠。遠。的。管。他。嫁。老。頭。兒。做。填。房。也。好。給。鄉。下。人。做。小。養。媳。婦。也。好。讓。他。多。少。喫。些。苦。就。知。道。娘。屋。子。裏。的。好。處。陸。有。金。笑。道。太。太。別。這。般。說。娘。到。底。是。疼。女。兒。的。總。希。望。他。給。箇。好。好。的。人。家。譬。如。我。陸。有。金。雖。然。沒。養。鬍。子。總。也。快。到。老。了。太。太。隨。你。怎。樣。的。恨。女。兒。總。不。肯。把。來。給。我。是。不。是。洪。氏。笑。道。陸。先。生。倒。會。說。笑。陸。先。生。是。有。太。太。的。你。替。葉。老。爺。家。掌。著。銀。錢。大。權。要。陸。先。生。良。心。肯。黑。一。黑。葉。老。爺。十。年。後。的。家。私。怕。還。比。陸。先。生。不。過。將。來。你。想。著。多。弄。箇。人。來。服。侍。服。侍。還。不。知。道。誰。家。女。兒。有。福。呢。陸。有。金。笑。道。承。太。太。說。得。好。陸。有。金。自。分。是。箇。忠。心。耿。耿。的。人。所。以。蒙。敝。東。擡。舉。到。了。這。箇。地。步。但。是。要。比。敝。東。真。還。差。得。遠。呢。非。但。家。產。比。敝。東。差。得。遠。便。是。福。分。比。太。太。也。差。得。遠。譬。如。我。陸。有。金。要。抓。了。一。萬。八。千。往。家。裏。一。跑。那。立。刻。被。人。告。發。準。備。鎖。著。葡。萄。般。粗。的。鐵。練。子。喫。官。司。然。而。太。太。則。不。然。

太太說要一萬八千來陪嫁女兒。那立刻有人如數奉送。你只準備戴著蜜蠟般的黃的金鐲子。喫喜酒。洪氏聽了心裏一動。便對陸有金道。陸先生。慧兒前回是你做的媒。我問你。你那熊少爺到底有沒有音信。我們是葉老爺吩咐過的。再也不會有什麼糾纏。不過閒著沒事。隨便談談。陸有金道。熊少爺嗎。便是他回來。也不成問題。他一百年不回來。便叫人家花一般的姑娘們等他。一百年不成。大家等老了。還有什麼趣味。許氏少奶奶頂著花燭夫妻的名兒。叫也沒法。古人說。甚麼糟糠之妻不下堂。現在世界小。信人三年五年不回來。就得重新組織。倘然一旦平貴回窰。很多很多。糟糠之妻不上牀呢。洪氏道。那末熊少爺不必談了。葉老爺也不必說了。我看我們慧兒。還得替他找一家人家。省得常和娘瞪眉瞪眼的那般浮而不實的小夥子。是儘有我也不知道。他們底細。上海人常說的身。上穿得綢披披。屋裏嚙不夜飯。米倘然弄了箇窮鬼。上門叫我把葉家送來的幾箇錢。不

够。賠。貼。呀。陸。有。金。笑。道。丁。太。太。的。性。情。再。好。沒。有。總。是。揀。百。年。大。計。一。方。面。著。想。一。路。過。好。日。子。過。下。去。不。過。慧。因。小。姐。的。心。地。是。怎。麼。樣。我。陸。有。金。做。了。一。回。媒。誰。也。料。不。到。會。鬧。這。箇。結。果。第。二。次。我。可。不。敢。叨。攬。還。是。另。請。高。明。罷。洪。氏。道。慧。兒。年。紀。輕。懂。得。甚。麼。我。也。猜。透。他。的。心。理。要。是。父。母。說。好。便。真。正。好。也。不。算。好。要。他。自。己。說。好。無。論。那。一。箇。說。不。好。他。總。以。爲。是。好。的。我。知。道。陸。先。生。的。眼。光。是。不。差。的。你。只。冷。眼。裏。留。心。著。這。回。正。正。式。式。紅。燈。花。轎。鬧。他。一。鬧。也。完。了。一。大。心。願。我。只。等。着。抱。外。孫。和。外。孫。女。兒。其。餘。也。一。概。不。想。了。而。且。還。有。一。層。反。正。沒。事。說。說。也。不。打。緊。我。近。來。瞧。慧。兒。千。不。是。萬。不。是。要。說。着。那。箇。俞。家。表。弟。就。似。乎。很。高。興。俞。仙。仙。果。然。出。落。得。像。美。人。胎。子。不。過。一。年。多。沒。信。息。知。道。他。還。在。蘇。州。不。在。又。聽。說。搬。到。木。瀆。去。了。前。回。我。故。意。叫。慧。兒。寫。一。封。信。去。候。候。俞。家。姑。母。他。就。紅。著。臉。說。誰。耐。煩。寫。信。其。實。我。問。阿。琳。依。舊。偷。偷。的。寫。了。信。去。只。是。沒。有。回。信。來。論。

俞家小子卻也配得過不過一者家况遠不及葉家二則現在的男孩子都是臉皮厚到三尺三知道他已經有了人沒有說一聲不要不是羊肉沒喫反惹一身騷嗎所以我只是躊躇著他舅舅呢是沒主意的人和他商量也商量不出甚麼好主意况且歇了生意以後說話不像從前只萎靡不振似的陸先生你有好主意和我說不妨我來斟酌陸有金笑道既然俞家少爺是慧因小姐願意的那末就替他們圓成了將來好壞都不會怨你娘洪氏道那不過說說罷了俞家這時也沒請人來說真正我女孩子沒人要了自己送上門去太不像話陸有金笑道那末還是我來做媒行不行別人的女婿是容易找了太太的女婿是不容易找現在憑我陸有金數十年的經驗替太太定一箇擇婿的標準依不依還是隨太太的便洪氏坐近了些忙說道儘請陸先生說我依你就是陸有金笑道第一慧因小姐應當給人作正室不應該給人作偏房從前雖然是兩頭大可是進門遲

了。一步總覺得有些說不響嘴太太。你說是不是。洪氏道。那是正理。陸有金又說道。第二慧因小姐應該嫁一箇比葉兆熊更有錢的人。葉兆熊雖然是富翁的兒子。其實錢並不在他手裏。況且一箇許氏少奶奶是嫡室。一箇花花小姐是胞妹。便是他老子肯一齊把家私傳給他。慧因小姐名下盡其量所得不過三分之一。現在要揀一箇更比葉兆熊錢多的人。喫得舒服用得舒服。倒在其次。先看著屋子裏堆不下的元寶鐵箱裏裝不下的鈔票。便已是延年益壽之方。太太是不是呢。洪氏點點頭道。你說你說。陸有金接著說道。第三慧因小姐不應當再嫁年青的人。因為年輕人意志不定。今天愛你時如膝如膠。呵呵。明天不愛你時。另外有了所歡時。或是要鬧娶姨太太時。那可預防也沒用。我所以說應當嫁年紀比較大一些的人。長十歲八歲不算事。甚而至於長二十幾歲。都不打緊。一則可以料定他不娶姨太太來搗亂。二則男子愛少妻可以恩愛到底。太太是不是呢。洪氏

道大幾歲本來無妨他爹不是也長著我六歲麼陸有金不等洪氏說完早往下說道第四慧因小姐應給人做填房而又沒有兒子的最好常言道頭妻如草二妻如寶三妻懷又抱最好是給人做三妻二妻而且慧因小姐總算嫁過人的大家明白一箇嫁過的一箇娶過的倘然前妻有了兒子那就不方便倘然沒有兒子的嫁過去一索得男太太你不是抱了外孫嗎洪氏也笑道那裏有這樣巧陸有金一邊笑一邊還是說道第五慧因小姐要嫁一箇眞能愛他的人你想若是單單戀著慧因小姐的色還不是眞愛應當揀一箇洞悉慧因小姐的脾氣慧因小姐的家況慧因小姐的歷史才去嫁他譬如有一箇人眞愛慧因小姐而受他愛的人並不知道報答並不知道感謝而愛慧因小姐的人還是十分百分的始終愛著太太這種人可以做你的女婿了嗎洪氏聽得大搖其頭只顧把耳環子蕩來蕩去笑道是呵還有第六沒有陸有金哈哈大笑道有有第六就請慧因

小姐去做新娘娘了。太太去做新岳母了。洪氏道：你既然這樣說，一定是替我們找到了人。你且說是那一位？我們親友裏面就找不出這箇人。陸有金道：去找那末天然是不容易的。太太你費了一些時間想一想，也許會想出來。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呵呵哈哈嘻嘻。洪氏見陸有金方才說得入情入理，現在有些不癡不癩，心中只盤算着：一要做大，二要有錢，三要年長，四要沒子，五要眞愛是誰呢？洪氏把低垂下去的黃頸忽然擡起來，望了望陸有金，失笑道：陸先生，你別說笑。我家慧兒叫你聲老伯呢，便不會當面叫過背後。總還是陸先生。陸先生的，你不能這樣存心取笑。陸有金一怔，一會就明白過來，笑道：太太別誤會。陸有金現有著妻子的，人耍起這樣的奢望，天雷會打我呢。萬萬不敢。洪氏也釋然道：那就好。你說近在眼前，眼前除了你沒旁人呀。陸有金又笑道：近在眼前之上，還有一句遠在千里呢。人總是有一箇合得上一二三四五的條件。我告訴太太，小女周文美論

姿。色。還。不。錯。并。且。是。真。正。不。會。給。過。人。家。的。閨。女。小。女。就。想。嫁。我。剛。才。所。說。的。人。然。而。一。兩。黃。金。四。兩。福。小。女。在。想。他。想。得。不。思。茶。飯。而。他。竟。不。思。小。女。叫。人。有。什。麼。方。法。洪。氏。聽。了。便。有。些。不。信。任。道。陸。先。生。的。女。公。子。怎。麼。是。周。文。美。周。文。美。不。是。在。華。華。公。司。裏。和。慧。兒。一。塊。兒。拍。過。戲。的。嗎。臉。兒。胖。胖。的。陸。有。金。道。正。是。正。是。他。本。來。叫。陸。問。梅。他。一。定。要。去。學。時。髦。拍。影。戲。就。改。了。這。箇。姓。這。箇。名。字。他。回。來。常。提。太。太。和。慧。因。小。姐。只。是。在。人。家。不。敢。說。出。自。己。的。父。母。家。世。怕。有。人。在。小。報。上。說。壞。話。就。是。他。就。是。他。他。高。興。起。來。一。笑。不。是。就。和。我。笑。的。樣。子。差。不。多。麼。洪。氏。道。陸。先。生。有。名。的。是。軍。師。怎。不。替。你。小。姐。撮。合。這。段。良。緣。但。是。現。在。別。的。都。不。管。你。只。說。那。箇。合。得。上。配。慧。兒。的。人。是。什。麼。人。陸。有。金。道。提。起。這。箇。人。必。須。先。從。葉。老。爺。說。起。說。葉。老。爺。太。太。不。討。厭。嗎。洪。氏。道。葉。老。爺。雖。然。不。和。我。們。有。親。戚。關。係。但。是。他。按。月。還。是。送。錢。討。厭。葉。老。爺。就。是。討。厭。錢。不。討。厭。不。討。厭。陸。有。金。道。那。

末我從葉老爺說起慢慢的說到太太的令坦就是了不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葉家綢緞舖子裏有一天來了幾箇女學生剪衣料夥計們翻出來給他們選擇不是顏色不合便是花紋不好翻了半天才剪了兩三尺的縐紗兩三尺的緞子又拚命價要夥計放尺寸一共六塊錢的東西偏要算五塊錢的眼敞翁葉老爺惱著他們踱向櫃子裏對他們說道像你們這樣揀精揀肥我們簡直不會招待你們要稱心如意須得自己開舖子去那時女學生中有一箇很漂亮的便回道我們是顧客一箇小錢也是買賣一千二千也是買賣從來只有掌櫃的伺候顧客沒有顧客來遷就掌櫃的看你手裏捧著水煙袋像是箇掌櫃的夥計們怠慢顧客還得掌櫃的教訓教訓你顛倒親自來得罪顧客了不買你的別家就沒買處嗎五塊錢算賞了你這東西也不要了說着把衣料直丟進櫃子裏來葉老爺也把五塊錢丟給了他氣得葉老爺三天沒喫飯兩天沒痾屎偷偷的對我說你

去探聽探聽那小蹄子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弄他來當姨太太先破了他身再堵他的嘴我當然是奉命惟謹過了兩天只回說已經探聽到了準把他弄來給東翁洩氣其實天下之大上海之大我那裏去探聽不過風來風好雨來雨好隨著他胡調過後也便忘懷了可是葉老爺始終也沒娶姨太太我也沒做媒那箇和葉老爺賭氣的女學生也石沈大海消息全無後來熊少爺被綁葉太太病故慧因小姐脫離關係葉老爺失蹤葉家的人差不多全沒有了才知道那女學生卻安安穩穩等著嫁葉老爺太太你道奇也不奇你道那女學生是誰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一回 病裏光陰儘消磨海上 眼前景物且領畧吳中

洪氏瞧陸有金說話有些鬼鬼祟祟便疑心他說的那女學生是自己女兒慧因但仍故持鎮靜只冷冷的道你且說是誰看我猜的可對不對陸有金忙離座把

衣袖一甩衣襟一扯站的端端正正兜頭對洪氏一箇長揖從笑聲裏透出一字一字很清晰的話來道那女學生便是和葉少爺業已離婚和葉老爺毫無關係的令媛了慧因丁女士丁小姐丁大姑娘恭喜恭喜洪氏依然冷冷的道陸先生這到底是婚姻大事別只當兒戲陸有金忙又坐下來道我早說來慧因小姐不嫁則已一嫁就得找這種十全十美的人纔說的一二三四五樣也使葉老爺移得上太太你別只管謙謙讓讓的要是葉老爺再娶上箇太太在枕頭上施展些看家本領那不得了咬一咬耳朵便可以停止你這裏的月錢翹一翹鬍子便可以收回你這裏的房子等到你再想到葉老爺時葉老爺可不想你了依我的話你當了葉老爺的岳母居中坐了讓葉老爺磕上三箇響頭你家小姐當了許氏少奶奶的婆母也照樣威風起來這箇就做官一樣從前只算官小是同僚現在升了官便是箇上司一點兒沒有關係洪氏聽了對陸有金瞅了一眼道陸先

生葉老爺是慧兒的什麼人。慧兒是葉老爺的什麼人。陸有金只是啞嘴道。嘖嘖。太。太。這。些。還。不。明。白。葉。老。爺。爲。什。麼。要。和。你。們。脫。離。關。係。既。然。脫。離。關。係。便。見。了。面。也。得。問。起。貴。姓。大。名。來。只。像。這。所。屋。子。一。樣。拆。了。舊。的。再。蓋。新。的。此。一。時。彼。一。時。世。界。上。的。事。那。裏。有。什。麼。一。定。洪。氏。道。陸。先。生。只。一。味。高。興。也。沒。有。想。到。葉。老。爺。出。門。一。總。沒。知。道。消。息。陸。有。金。不。等。洪。氏。說。完。早。接。著。說。道。這。箇。太。太。可。不。用。愁。葉。老。爺。早。躲。在。外。邊。等。候。著。好。消。息。你。太。太。要。候。葉。老。爺。的。消。息。誰。知。葉。老。爺。反。等。著。這。邊。消。息。現。在。只。要。太。太。說。好。其。餘。一。概。沒。有。問。題。太。太。怎。麼。樣。洪。氏。想。了。一。會。看。陸。有。金。時。只。是。溜。著。兩。隻。鼠。眼。等。回。話。洪。氏。這。時。也。躊。躇。起。來。眉。頭。一。皺。忽。然。說。道。不。妥。不。妥。你。不。是。說。葉。老。爺。想。報。仇。麼。拿。我。的。女。兒。報。仇。是。不。是。陸。有。金。笑。道。幾。年。以。前。果。然。是。報。仇。恨。不。得。把。慧。因。小。姐。弄。口。清。水。吞。下。去。現。在。老。實。說。一。句。憤。恨。的。心。早。就。化。歸。烏。有。完。全。是。銘。心。鏤。骨。的。愛。小。姐。了。洪。氏。道。你。

雖是這樣說知道他怎樣呢。孩子的身是我肚子裏生的。孩子的心可不在我肚子裏。陸有金正欲有言。忽然屏門後半樓梯格格響下來。阿琳開著門跑到堂屋裏。陸有金借此告辭。說再談罷。洪氏送陸有金出門之後。回頭問阿琳道。小姐到底還去不去。喝喜酒。阿琳道。小姐睡了。說不去。咧。洪氏道。怎麼不吃晚飯。便睡。李媽才說不舒服。睡了還沒起來。你快弄飯罷。雖說日長了。天色也暗上來。咧。洪氏一邊說一邊奔上樓。到了慧因屋子裏。看時已經開著電燈。照見他女兒似睡非睡的鑽在被窩裏。一條臂膀搭在被面上。額前鬚髮像風吹過的亂蓬蓬。橫披在一邊。臉色緋紅。洪氏坐上牀沿。伸出剛才那隻捏紙幣的手。在丁慧因額上按了一按。說道。怎麼有些發燒。慧兒你怎麼樣。吃了飯還是好好的。不是說要上華公司吃賈先生的喜酒麼。丁慧因睜眼對帳頂望了一望。發出輕微的聲音道。不覺得怎麼樣。隨又閉了眼。從鼻子裏透著沈重的鼻息。洪氏道。敢是葉家少奶。

奶來說了甚麼，你便急起來。你切莫聽旁人亂道。媽自有道理好教孩子得知。陸先生又送了加倍的錢來。葉老爺真待我們不錯。而且說葉老爺有了實信，還好的。在外邊了。慧因伸手把洪氏按在他額上的手推開，又慢慢的說道：「阿琳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聽來的。提著葉老爺，我沒有去理他。」洪氏道：「葉老爺有了著落，總是我們的福。」了。慧因眉峰一聚，似乎討厭他娘多言。對洪氏道：「媽，你們去吃晚飯。」洪氏道：「你也起來吃些稀飯也好。」了。慧因搖搖頭道：「我不想吃什麼，都不要。」洪氏道：「怎麼不吃些東西？敢是發痧？」我去檢痧藥來弄杯清水灌下去。過一會便好了。」了。慧因似乎把小腿在被窩裏蹬了一蹬，說誰要吃藥。洪氏連忙道：「不要。吃不要吃？你替媽說怎麼會受了涼的呢？」了。慧因道：「媽，你去讓我睡一會好了。沒有事。」洪氏到底有些心慌，那裏肯出去。從牀沿上移坐到椅子上。一會又躡手躡腳叫阿琳砌了開水，拿一小杯子淺淺的倒了半杯，捧向牀裏。了。慧因略略擡

赴。上。半。截。身。子。喝。了。一。口。搖。搖。頭。洪。氏。把。杯。子。放。了。替。了。慧。因。牽。上。被。角。蓋。壓。好。了。才。走。下。樓。去。了。慧。因。這。才。安。睡。了。一。會。其。實。了。慧。因。那。裏。睡。得。熟。不。過。眼。前。沒。入。在。房。清。靜。裏。的。思。潮。不。禁。把。剛。才。躺。在。沙。發。上。所。輪。轉。著。想。的。重。溫。了。一。遍。想。到。阿。琳。想。到。胖。爛。污。以。阿。琳。之。賤。尚。有。一。阿。明。向。他。表。示。愛。以。胖。爛。污。之。醜。尚。有。一。賈。克。向。他。表。示。愛。阿。琳。是。婢。女。哩。主。子。如。何。胖。爛。污。是。自。慚。不。及。我。貌。美。的。貌。美。的。如。何。從。胖。爛。污。又。想。到。李。悲。秋。鍾。雪。艷。等。等。唉。花。花。比。我。年。紀。還。要。輕。給。他。表。兄。始。終。不。渝。的。愛。了。去。做。終。身。伴。侶。人。家。有。表。弟。兄。就。有。這。樣。幸。福。秋。芩。說。對。婚。姻。上。是。受。了。一。箇。小。波。折。但。是。春。薇。還。不。是。受。了。小。波。折。終。究。享。著。家。庭。和。樂。之。福。秋。芩。何。必。抱。悲。觀。只。是。我。呢。了。慧。因。把。牙。齒。銜。一。銜。想。哭。胸。口。像。有。塊。石。塊。壓。著。壓。得。氣。都。透。不。過。來。又。想。剛。才。睡。後。吹。了。一。些。風。便。會。發。燒。最。好。就。這。樣。害。病。害。到。死。死。了。有。誰。知。道。呢。便。不。死。也。有。誰。知。道。知。道。又。怎。樣。呢。這。樣。想。著。一。陣。

煩熱便揭開被窩慢慢的撐了起來。從被窩裏先伸下兩條腿坐向牀沿。恰巧洪氏進來。瞧見丁慧因起牀。趕忙跑上前扶他。說道：「怎麼你不喚一聲？」丁慧因倚在他娘懷裏。靠著牀沿。才一站便覺得搖搖擺擺的。有些支持不住。洪氏一手攙著他。一手便來搶蓋在被面上。一件短襖道：「你單是穿著這件小背心。袴腰都掩不住。不冷麼？」袴子又是短得剛齊。著腿彎再受了涼。可不是頑一面說一面替他穿上。短袴丁慧因道：「一會工夫便好了。」怕怎的。洪氏替他穿了短袴。又一步一步扶他到了牀背後。站起來。時洪氏道：「你不要動手。我替你束袴腰就是了。」又扶到牀前。丁慧因且不肯坐。說：「媽讓一讓我照照鏡子。」就遠遠的望鏡子裏。洪氏道：「涼了可不是玩頭髮亂了。明天起來梳頭怕甚麼。你看你熱得這箇樣兒。正該緊緊壓著被窩。壓出些汗來。就會舒服了。」丁慧因就牀沿上坐下。懶得動手。洪氏先俯下身去替他脫鞋。一邊說道：「你怎麼不叫阿琳找雙拖鞋放在牀下扶他睡？」下時摸了。

摸他的脚道。你脚不是冰冷的麼。快伸下去衣服。我替你脫了。慧因睡下之後。洪氏兩隻手不住的拿這樣按那樣。自言自語道。怎麼要病了呢。洪氏因爲了慧因。猝然病倒。把侍候在喉嚨口的話堵住。不說只能等女兒恢復了精神。慢慢想法。這晚又叫阿琳帶了一牀被。就在沙發上伴著了慧因。次日熱度依舊沒退。慌得洪氏趕緊請了一名中醫來家診察。醫生照例問了些月經那一天來的大小便。爽快與否。斷定了慧因是受了涼。只把發散風寒的幾味拿手好藥寫上。注了分量。便去了。了慧因又有些著惱。說這箇醫生只管問那些事。討厭下次別請他了。但是醫生只能醫身上的病。那能醫得心上的病。所以遷延到將近一星期。了慧因還不能離牀。直到道生女校那兒。學校旬刊接到了慧因手裏。了慧因不看則已。一看時。非惟舊病沒指望。減輕無端。又添一重新病。吐了一陣。只嚷不必吃藥了。洪氏眼看著女兒一天消瘦。一天縱有自己的關心。和阿琳李媽等殷勤服侍。

醫生換了三位吃藥要自己監督著才行否則據阿琳說小姐常把藥往痰盂裏一傾算吃了自己還要跑城隍廟紅廟財神廟求籤買卦真把篤洪氏也累了看看又是一月有餘陸有金來了幾次洪氏沒敢叫他上樓還禁止阿琳向慧因報信洪志仁也來了幾次只普通問候一般坐一下走了丁慧因在病中非但尋常酬應一概謝絕連寫信看報也都不想要有時覺得今天硬朗些洪氏勸他到外邊散散心他說我想能夠離開世界最好如不能離開世界至少也得離開上海因爲我最怕見上海的人卽此數語大概可見丁因慧所受刺激之深這場病直到五月初旬纔有些起色但還是起來了兩天總得睡下一天說話做事都不得勁兒有一天洪志仁特地跑來說甥女兒在上海養病是不相宜的最好須到西湖住他半年三月風景又好空氣又充足洪氏拿話來轉問丁慧因丁慧因道西湖麼說話神氣好像碰著他的舊創痕一般洪志仁道那末南京也好丁慧因想

起了春薇秋岑在南京我這個人已經不能和人爭奇鬥勝何必受人奚落說不去南京我又不想讀書何必去南京呢最後洪志仁和洪氏商定除了杭州南京自非蘇州不可距上海又近卻又有許多山水古跡可供遊覽丁慧因一想除了蘇州也沒旁的地方可去當時就不說話表示贊成洪氏姊弟十分歡喜連日整理行裝準備什物預定過了午節即便動身留守興隆街屋子的一肩重任又派到李媽身上洪氏對李媽說我送他到了蘇州就回來的轉瞬過了端午洪氏丁慧因阿琳就在一天的早上雇了一輛汽車裝些輕簡的被褥箱籠之類洪志仁來送行便一同上了汽車駛向北火車站等到買好票把行李打了行李票隨著許多人擠往月臺上丁慧因道舅舅送我們到了蘇州你再回來罷洪志仁道也好上了車再說我雖然買了月臺票到車上補票是一樣的大家在月臺上一路走著走到前面找到了一節二等車洪志仁叫洪氏丁慧因二人先佔了位置阿

琳自跑向三等去尋着覓坐位。丁慧因臨窗坐下來，聽見背後他舅舅和人招呼說：「怎麼你也上蘇州？」那我可以不必去蘇州了。他母女倆就勞你駕代爲照料。一下他們預備住棧房玩幾天。下車時幫著招呼取行李，旁的沒有事。丁慧因回頭一看，認得一箇是陸有金，還帶著一箇打扮得十分妖嬈的女子。丁慧因正暗暗好笑。陸有金還不老成，仔細一認，幾乎失聲。原來那女子是華華公司的同事。周文美、丁慧因此行原打算逃避上海熟人的眼光，不料迎頭先見到兩箇熟人。便有些不自然。那周文美却已走過來，寒暄道：「是丁伯母、丁女士麼？那有這麼巧的事？」我和爸爸蘇州去玩，就碰到你們來了。洪氏歡喜道：「真巧啊！丁慧因正想問誰是你爸爸。陸有金趕忙過來招呼道：「也莫怪慧因小姐納罕，這正是小女文美。他造化得很聽說，還在華華裏和小姐認識的。他是姓着他娘的姓。我正責備他怎麼不和小姐明說了也好。請小姐在經理面前提拔提拔。他只是面嫩不敢說這

時。洪。氏。也。說。慧。兒。一。直。害。病。我。原。是。知。道。的。也。忘。了。和。慧。兒。說。大。家。坐。罷。好。說。話。
洪。志。仁。道。好。了。你。們。坐。罷。光。景。車。快。開。咧。我。也。懶。得。走。這。一。遭。了。洪。志。仁。拱。了。拱。
手。下。車。隨。聽。得。鳴。的。一。聲。車。已。慢。慢。兒。離。了。月。臺。向。西。移。動。了。慧。因。雖。然。精。神。不。
很。好。但。是。見。了。周。文。美。也。就。有。說。有。笑。一。會。到。了。崑。山。車。停。了。幾。分。鐘。就。有。幾。箇。
下。車。的。客。不。到。兩。點。鐘。車。到。蘇。州。阿。琳。從。三。等。車。裏。走。過。來。見。了。陸。有。金。也。自。詫。
異。這。時。大。家。正。忙。著。下。車。蘇。州。到。底。是。箇。大。站。客。人。就。去。了。一。大。半。了。慧。因。等。出。
了。車。站。陸。有。金。道。上。棧。房。去。叫。夥。計。們。來。拿。行。李。不。必。我。們。去。麻。煩。當。下。雇。了。二。
輛。馬。車。沿。著。馬。路。直。望。閩。門。而。來。蘇。州。馬。路。雖。然。不。大。平。坦。可。是。處。處。覺。得。有。一。
種。新。的。趣。味。倒。也。不。嫌。顛。簸。之。苦。不。一。時。到。泰。東。飯。店。門。口。停。下。陸。有。金。給。了。車。
錢。引。著。一。行。人。登。樓。揀。了。兩。箇。房。間。都。是。靠。馬。路。每。間。有。兩。張。牀。的。他。說。一。間。給。
太。太。小。姐。住。一。間。給。文。美。阿。琳。住。他。在。蘇。州。朋。友。多。到。朋。友。家。裏。住。去。回。頭。又。叫。

夥計取了行李來。其實行李等件，倘然不長住棧房，也用不了帶這許多。不過要更換衣服等總比較便利些。丁慧因瞧房裏同樣兩張鐵牀，上面摺疊著一牀綢被衣櫥、衣架、沙發、桌椅、梳妝臺，色色俱備。靠窗開出去是洋臺，再看文美一間也一般的精緻，便覺得蘇州棧房還不差價錢。只每天一元四角，總不算貴。丁慧因又忙跑出洋臺看馬路上行人，只見來來往往的坐車騎驢的，紅男綠女過了一批，又是一批，直等到發現對門隔壁有幾箇男子都細眯着眼睛看自己時，才退了進來。接著便是陸有金請往西餐部吃西餐。這天因為坐火車勞頓，沒有去玩。晚上又是陸有金請吃北京館子，往閩門馬路一家悅來樓吃了一餐。回泰東來時已是九點多鐘。陸有金真的去住在朋友那裏。丁慧因和周文美兩人又倚在洋臺上飽看了些娼門之女在馬路上鬥艷爭妍，才覺得困乏。當晚一宿無話。次日陸有金一早過來雇了幾輛車，上午遊虎邱，李公祠，下午遊留園、西園。又次日

上午遊北寺塔拙政園下午遊獅子林玄妙觀又次日上午遊滄浪亭可園下午遊遂園鶴園一連三天都是陸有金打頭引導又總是做主人請吃飯了慧因起先甚是不安後來遂亦視爲常事起先還有些討厭陸有金後來又覺得非陸有金不可只是一件一行人陸有金宛如家主似的在旁人眼裏看來洪氏是太太周文美是大小姐了慧因是二小姐阿琳要是也穿上一件旗袍一雙皮鞋那便是三小姐了了慧因的病經過這幾天的暢遊之後心曠神怡霍然若失天氣漸漸熱了容光也漸漸由憔悴而入於煥發每到一處遊人們誰不要回頭睨他一眼了慧因覺得有些討厭問陸有金道還有野外地方玩玩罷陸有金道天平山鄧尉山上方山靈巖山穹窿山獅子山好玩呢後來了慧因獨自帶着阿琳遊了兩天休息了兩天陸有金道慧因小姐是預備長住這裏呢還是就回去了了慧因道蘇州好玩住他一兩箇月等討厭了再回去文美呢怎麼樣周文美道我隨爸

爸。陸。有。金。道。那。末。不。必。再。住。客。棧。化。錢。太。多。恰。巧。我。有。箇。朋。友。住。城。內。十。利。巷。他。是。軍。界。裏。人。已。經。跟。著。軍。隊。出。發。房。子。也。新。什。麼。東。西。都。有。是。三。樓。三。底。的。一。所。房。西。隔。壁。一。所。兩。樓。兩。底。的。可。是。已。給。人。家。借。了。去。只。賸。東。邊。一。所。還。空。着。慧。因。小。姐。要。住。便。去。看。看。也。行。了。慧。因。拍。手。道。我。去。我。去。當。日。就。和。他。娘。去。看。了。屋。真。是。什。麼。都。現。成。了。慧。因。逼。他。娘。搬。去。洪。氏。道。我。對。李。媽。說。過。就。回。去。有。些。不。放。心。想。回。上。海。去。一。次。了。慧。因。道。我。帶。阿。琳。搬。了。家。媽。再。回。去。便。了。洪。氏。就。托。陸。有。金。幫。著。把。行。李。先。搬。了。去。然。後。母。女。們。和。周。文。美。進。城。來。這。條。十。利。巷。雖。然。並。不。寬。大。可。是。這。所。房。屋。倒。極。精。緻。比。興。隆。街。屋。子。像。還。好。些。據。說。是。屋。主。人。新。買。了。來。的。但。他。自。己。一。走。租。給。人。家。怕。糟。蹋。了。不。值。得。只。托。隔。壁。那。房。客。招。顧。現。在。了。慧。因。來。是。箇。暫。局。又。是。陸。有。金。介。紹。只。招。呼。隔。壁。底。下。人。交。出。鑰。匙。便。算。了。了。慧。因。把。右。首。樓。上。做。了。自。己。臥。房。阿。琳。和。洪。氏。就。住。對。面。的。房。樓。下。還。空。着。沒。人。住。了。

慧因自己也詫異道想不到這所房子等着我們來住文美你也住在這裏不用回去了你爸爸請我們吃了幾天讓我也來請你吃幾天可使得周文美只望着他爺陸有金道有甚麼使不得你看樓下東間不是有現成的牀舖麼了慧因一團高興東睽睽西望望這間的門開到那間裏竄出竄進忙箇不了後來發現自己臥房裏中間牆壁上還嵌著一扇小門便想開過去陸有金搖手道開過去而通西樓是人家屋子了你看鎖着呢從前屋主住時原是開着的現在分了兩家那就不能這樣通融正說時只聽得這扇門疙瘩一聲像是有人在那邊要開過來了慧因連忙倒退了兩步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二回 軟紅縹緲問道累雙雛 慘綠摧殘解圍來一老

話說了慧因等正說得十分熱鬧只聽得那道通西樓的小門疙瘩一聲像是有。人。在。那。邊。開。門。過。來。大。家。一。怔。其。實。那。邊。的。人。知。道。這。邊。有。人。住。了。生。怕。三。不。知。

推開門往那邊亂跑。所以拿鑰匙試試有沒有鎖上。洪氏道鎖上的好。我們這裏是閨女的房。不能隨便容人來窺探。陸有金道聽說那邊住的是一位少爺。也怕有人胡亂闖過去。料想是叫僕人鎖上的。你們不信。晚上還聽得到他念詩的聲音。丁慧因瞧瞧自己這間房。正中是張半截銅床。床邊擺著一隻五斗櫥。一應衣架。大櫥。沙發。都排列得很整齊。床上原還鋪著被褥。丁慧因怕髒。叫阿琳把上海帶來的鋪蓋換上。還說道虧得我們自己帶了被褥。此刻正好換上。再看堂樓上和丁慧因指定給洪氏等住的左首廂樓。也都齊齊整整。陸有金道這真叫做賓至如歸。你們看不像是到了家嗎。周文美一笑對丁慧因道。依我說到處爲家。什麼地方都可以算家。丁女士住得好。住一輩子也可以的。不表周文美還在嘮叨。這天直使洪氏阿琳等忙了一天。翌日洪氏說要跟陸有金回上海去了。丁慧因頭還沒梳。連忙奔過來求他娘多住一天。說今天我預備帶阿琳去買些東西讓文

美陪媽看守屋子。明天走不是一樣麼。陸先生多玩一天，也不打緊。媽多住一天，也不在乎。洪氏瞧女兒到了蘇州，一住幾天，精神已經恢復原狀，生怕拂逆了他，又害起撒嬌的病來，可不合算。當時就一口應允了。慧因好生歡喜，嫌阿琳梳的頭不好看，便拆散了，叫改梳辮子。又薄薄敷上了些乾粉，換上一雙高跟尖頭闊口皮鞋，穿一件豆沙色鏤花鴛鴦綾單旗袍，站向大鏡子面前，偏著頭往左右腳後跟打量了一下，回頭叫阿琳伺候著出門。偏偏那阿琳今天瞧主子這樣打扮，得一絲不苟，他也下死工夫，擦撲扎打起來，良久良久。丁慧因眼前一晃，跳出伶伶俐俐的一箇俏姑娘來。丁慧因笑道：「又不帶你去吃喜酒，你做甚麼這般高興笑著？」就和阿琳倆走出門來。阿琳道：「小姐你等著我去雇車，是不是？」上觀前丁慧因一面走，一面說道：「不是觀前，你前回寄的信是什麼街？我們閒著沒事，打算順便到那裏去找一找阿琳道。哦，俞家少爺那裏嗎？」丁慧因回頭一望，又把阿琳

一。推。道。做。甚。麼。俞。少。爺。俞。少。爺。的。儘。嚷。阿。琳。輕。輕。的。湊。著。了。慧。因。道。我。記。得。學。士。街。不。知。有。多。少。遠。了。慧。因。道。不。知。是。往。東。往。西。總。得。要。雇。車。你。就。雇。車。去。吧。阿。琳。緊。走。了。幾。步。跑。到。路。口。統。沒。一。輛。車。漸。漸。的。跑。遠。瞧。不。見。人。影。子。了。慧。因。低。著。頭。只。管。走。可。恨。蘇。州。的。路。太。不。平。那。皮。鞋。還。作。出。一。種。引。人。注。意。的。怪。聲。彷彿。沿。街。樓。上。特。地。有。人。開。著。窗。子。來。瞧。愈。加。不。自。安。走。了。一。會。却。見。阿。琳。跑。回。來。道。小。姐。有。車。了。可。惜。只。一。輛。了。慧。因。道。一。輛。就。一。輛。阿。琳。道。我。怕。把。小。姐。衣。服。坐。皺。了。小。姐。又。不。舒。服。了。慧。因。道。那。末。再。走。過。去。些。看。有。車。沒。有。於。是。主。僕。倆。又。走。了。幾。步。前。面。那。車。夫。已。經。拉。著。車。迎。上。來。仰。著。頸。子。喊。道。到。那。裏。到。那。裏。一。邊。把。車。登。時。撲。的。一。聲。停。下。車。夫。登。時。矮。了。半。截。身。子。來。了。箇。登。坑。勢。意。思。是。不。敢。耽。誤。坐。車。的。功。夫。祇。要。坐。車。的。跳。上。去。他。就。可。拔。起。腿。來。跑。阿。琳。道。要。二。輛。呢。車。夫。道。一。輛。也。行。怕。你。們。兩。位。風。吹。得。動。的。小。姐。我。還。拉。不。起。嗎。坐。坐。坐。了。慧。因。不。睬。還。是。催。

著阿琳走那車夫就拉了車在後邊跟一路還幫著喊黃包車好容易來了一輛車阿琳叫他停下來想坐上去那後來的車夫道我不拉了我還得出城交班去先前的車夫勸道到學士街哪好近的路後來的車夫才停了車丁慧因厭煩道不出門也罷坐車都有這些麻煩丁慧因和阿琳當下分坐了兩輛車從狹路稠人中間穿過了幾條小巷幾段大街阿琳道怎麼已經到了學士街了你看門牌上寫的學士街車夫們也開了慢車說那裏那裏是幾號阿琳道是幾號小姐丁慧因道四十八罷車夫們道四十八那麼這裏已經是九十八號了還是倒回去那後來的車夫便嘖咕道你們怎麼不早說四十八呢阿琳在車上跺脚道你怎麼不早問呢先前的車夫勸解道好了好了沒多少路倒回頭你先拉呀於是兩輛車又奔逐起來不過就及來時那樣快等到快到四十八號時丁慧因心頭微微覺得有些震盪對阿琳道我們在觀前過忘了買一些東西來送人阿琳回

頭道真的好久不上門。真要買一些東西進門。才見得熱鬧。說話時車已經停在四十八號門口了。阿琳先跳下來。道：你們等一等。那後來的車夫卻不肯道：我說了要出城去交班的。我走了。丁慧因叫阿琳給了兩毛錢。那車夫才沒得話說。拉著走了。先前的車夫說：我等在這裏。是了。小姐不用給錢。丁慧因道：一起打發他們。走知道什麼時候回去。阿琳也照樣給了。才望著屋子裏走進來。一進門。是四扇油漆的屏門。擋著阿琳。就揀左邊那扇油漆已經剝落的門。推進去。卻推不開。崩崩捏起小拳頭。打了幾下。只聽得裏面應道：誰呀。就彷彿有脚步聲走出來。阿琳一面在外面答道：是我。是上海來的一面。問了。丁慧因道：你聽是誰的聲音。像箇男人家的聲音。怕就是俞少爺罷。丁慧因道：別多說。等開了門。看我那裏聽得出來。那時那扇屏門已呀的一聲開了。阿琳望去。是一箇圓圓的臉。矮矮的身材。穿長袍馬褂的。四十五左右年紀的男人。阿琳回頭看了。丁慧因低了頭道：你

問他呢。阿琳才知道丁慧因也不會認識那人。便對那人說道：「這位是丁家小姐，是上海來的是你們親戚。今天特地來拜候姑太太和少爺的。」阿琳這幾句話還沒說完，恨得丁慧因只是提起皮鞋跟子來，蹀道：「你怎麼不問他們姓什麼？」一句話提醒了阿琳，就改口道：「好呀，我還沒問你們姓哩。府上可是姓俞？那男人雖然生長在蘇州，蘇州是馳名產生美麗女子的地方，只因今天所見比往常更值得一看，眼貪著看就忘了騰出嘴來說話。要不是阿琳逼著問貴姓，他還懶得開口。」這時只得答話道：「你們是找姓俞的是找住在學士街四十八號的，你們是上海來的，是姓丁的是不是？」阿琳一路點頭道：「是是是，你們是不是姓俞？那男子道：我們卻不姓俞，我也是這裏的親戚。昨天才從城外來，不知道同居的一家是不是姓俞？他家裏有箇老太太有一位少爺一位少奶奶，最好你們就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問了來說著那男子回轉身走過院子往客堂後邊去了。」阿琳道：「怎麼不是。」

呢。一位太太一位少爺不過怎麼有了少奶奶難道俞家少爺娶了少奶奶嗎。丁慧因道誰知道他才說罷只見那男子笑著跑出來阿琳喜得一隻脚已踏進了屏門口問道是姓俞不錯嗎那男子走近門口道不姓俞他們說姓周你看他們的人來了阿琳和丁慧因大家都一怔阿琳把那條跨進門口的腿重又提出來放在門外看裏邊時真有一位年輕姑娘穿著青布罩袍迎上來問那男子道是他們兩位找姓俞的嗎那男子道是呀可惜我們兩家都不姓俞不然請兩位小姐裏邊坐一下我往左隔壁四十七號右隔壁四十九號去問問有沒有姓俞的那女子道左右都沒有姓俞的好像這裏從前的房客是姓俞不過搬家有半年多了可惜我媽媽不在家他比我清楚些你們兩位是上海來的說著只是光著眼瞧了慧因阿琳道知道他們搬什麼地方去嗎那女子道那可不知道好像說搬回木瀆老家去又說是無錫去了你們找他們有什麼事丁慧因道我們沒有

什麼事。謝謝你們。丁慧因拉阿琳望著他們。身體略爲傾一傾。便回出大門口。阿琳還想問木瀆在什麼地方。丁慧因道。有了街名。有了門牌。都不行。憑人一句話。你到那裏找去。兩人踏上階沿。卻見先前那車夫。還候在門口。說請坐上罷。丁慧因道。一輛也行。車夫道。早就替你們雇了一輛來。等候在這裏。丁慧因擡頭一看。真有二輛車。候著兩人。分頭坐了上去。回頭望見四十八號裏屏門。還沒關。而且有幾箇小孩子。已經擠到門口。來了。那車夫提起了車槓。問道。是不是到木瀆。阿琳聽說。能到木瀆。便問道。到木瀆多遠。要多少車錢。車夫道。遠是很遠。給兩塊錢。一輛罷了。慧因一楞。道。什麼。兩塊。你又不是汽車。去幹麼。阿琳我們還是慕家花園去罷。兩車夫就拉著他們。到慕家花園來。慕家花園是在申衙前的一箇私家花園。地位雖不寬敞。卻也疊石爲山。引水成渠。儘够盤桓到了門前。丁慧因叫阿琳多給他們幾箇錢。讓他們走罷。阿琳給了車錢。進得門來。丁慧因是來過的。

一徑便奔臨流那所水亭裏。就一箇座位上坐下。來道：「早知道沒意思，不去也罷。」阿琳道：「怪道前回寫去的信，沒有回信。那封信不是那姓周的收了，方才沒想著問他要了回來。」丁慧因道：「那我在信封上，又沒寫著寄信人的地址。姓周的料想他們也不會收。一定給郵局裏擦在死信間裏去了。」丁慧因順口說了箇死信，覺得死字不祥，不該說的。又後悔不迭，回頭見阿琳在旁邊站著，便道：「你也找箇凳子坐下，又不比往親戚人家去講這些規矩。則甚！你看現在遊人還稀少，等會就找凳子都不容易呢。」阿琳回身跑往北屋裏，找了箇夥計，叫他泡了一壺茶，裝了一碟瓜子。主婢倆便在這水亭上領畧起湖光山色來。園裏的遊人漸漸的增加。遠處戲班子也似乎鬧著開臺的鑼鼓。雅仙店臨時分館的夥計，殷勤地走來問要吃什麼菜，吃什麼點心。丁慧因果然覺得有些餓，就叫夥計下兩盃鷄絲麵等。到端上來，只把麵上的澆頭夾了幾筷，其餘卻一箍腦兒倒向阿琳盃裏。阿琳到

底吃量比了慧因好連麵汁也直著喉嚨一倒了慧因瞧他吃得咂嘴便道你還可以吃麼再叫他下阿琳笑道那可不要了夥計擰上手巾了慧因只擦了擦嘴又擦了擦手上的汗便順手一丟夥計接在手裏自去了慧因坐了一會看著池裏的金魚使出神阿琳道小姐我去走一會就來了慧因笑道誰叫你連麵汁都喝下去要是坐在車上你也叫車夫歇了車等你麼阿琳一笑去了這時遊人漸有些走上水亭來的有一箇打扮得鬼崽子似的見了花一般的了慧因如何肯走遠便趲到水亭裏見空著一張凳沒人坐便涎臉鞠了個非正式的躬低聲問道沒人坐麼了慧因只答了箇有字那人再沒有理由可以停留瞧瞧旁邊一箇座頭又只有桌子至於凳子卻早給人遷往戲場裏坐著聽戲去了那人沒法只裝做看壁上的字畫了慧因斜簽著身子偷看時那人一路擻著鼻子像在狂嗅什麼東西一步二回頭走了又一會阿琳拿了一條手巾擦著進來奔到了慧因

身○邊○道○慧○小○姐○我○瞧○見○我○們○葉○老○爺○哩○丁○慧○因○道○在○那○裏○阿○琳○丟○了○手○巾○伸○一○箇○指○頭○往○戲○場○那○邊○一○指○道○這○邊○數○過○去○第○三○排○那○箇○穿○紅○衣○的○胖○小○子○後○邊○你○瞧○見○嗎○丁○慧○因○遠○遠○的○對○那○邊○一○望○從○亮○的○望○到○暗○裏○不○十○分○清○楚○又○兼○空○間○更○橫○射○著○一○道○陽○光○耀○得○人○眼○花○望○了○一○會○說○沒○有○呀○你○別○認○錯○了○人○阿○琳○急○道○那○裏○會○錯○我○想○擠○上○去○瞧○臺○上○唱○的○是○男○人○是○女○人○剛○擠○上○去○覺○得○背○後○有○人○把○我○衣○襟○一○扯○我○正○待○發○作○回○頭○一○看○是○老○爺○我○便○驚○喜○得○叫○出○聲○道○老○老○爺○忙○搖○搖○手○道○什○麼○事○我○都○知○道○你○儘○服○侍○慧○小○姐○去○老○爺○還○彷彿○提○著○阿○明○的○名○字○我○沒○聽○清○楚○說○什○麼○把○你○給○他○把○他○給○你○我○說○慧○小○姐○在○這○裏○呢○老○爺○說○讓○他○安○心○玩○罷○你○不○必○驚○動○他○我○就○跑○回○來○你○看○葉○老○爺○不○是○仰○起○頭○子○望○著○臺○上○笑○麼○丁○慧○因○就○阿○琳○站○的○地○位○站○了○果○然○有○一○箇○人○像○葉○德○民○但○給○右○邊○的○一○人○一○擠○又○瞧○不○見○了○丁○慧○因○道○我○們○走○你○把○茶○錢○點○心○錢○統○給○了○錢○還○够○不○够○阿○琳○便○遙○對○那○夥

計招招手夥計走了來阿琳道一共多少錢夥計笑道錢都有了阿琳道誰給的錢夥計道是葉先生給的錢丁慧因一想怎麼要他給錢又一想那一天不是使他的錢因此躊躇起來正該去謝一聲但是怎麼樣的稱呼可又爲難正在游移不決瞥見剛才看字畫的少年帶了幾箇人都穿扎的甚是鮮艷丁慧因以爲他們要候座位就推阿琳讓他們誰知那少年冲口對夥計道這兩位的帳是我的夥計道早就有了是那邊有鬍子的一位先生給了帳那少年冷笑道人家既然有面子那末我們也做箇小東道兩位坐下來再吃一些東西那旁邊幾箇狐羣狗黨也齊聲道照呀吃一些東西海參炒鮑魚又乾又熱又硬的春捲兒一口一包湯的水餃子隨便吃說著挪過凳子那少年便伸手來扯了慧因丁慧因一看那種神色本就有了氣添上一陣夾七夾八的亂嚼更急得他粉臉緋紅想推阿琳冲出門口去卻吃他們堵住了門口說早咧便是睡隔壁是旅館人生何處

不爲家丁慧因陡然覺得臂膀已經給人碰了一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時便舉起拳頭很命的搨了一下罵道你們這般混帳這一拳正不知打中了那一箇他們卻還嘻嘻哈哈道不打成相識了慧因正在無可奈何時候人叢裏擠出一箇人來喝道阿琳我早就叫你陪著小姐走你怎麼還不走是誰骨頭癢在這裏發懺夥計們替我找箇巡警來難道老夫怕了小流氓麼阿琳拖著了慧因在這熱鬧中鑽了出來也顧不得誰是最後之勝利者一溜煙奔至門口喘息才定跳上黃包車吩咐了一聲十利巷拖起車飛跑了慧因在車上怨道一箇人倒了霉處處都會倒霉阿琳道小姐那一拳險把那人的眼鏡打掉了慧因想著那時情形便嗤的一聲笑道從來沒有見過那股賊腔打中了不喊痛顛倒哈哈大笑阿琳道虧得老爺來了了慧因道怕什麼青天白日再怕他們拿你去當點心吃了不成阿琳道小姐這時說風涼話兒不是老爺來時給他們東一捏西一觸又不

值得哩。一箇小鬼直伸手到我胸脯前害我幾乎叫救命。丁慧因道：「傻丫頭不說罷。在街路上慕家花園離十利巷本來不遠，只一拐彎便到了十利巷。車在門前停下來，阿琳先去打門，好一會纔聽得樓上開窗問是誰。阿琳道：「慧小姐，我回來了。又一會洪氏走出來開門，見是丁慧因，主婢問道：「你們去買什麼東西？直到這時候才回來。」丁慧因一想不錯，我們說是買東西去的。阿琳一邊讓洪氏母女進去一邊拴門，帶回話道：「東西買不著，倒遇見了葉老爺。洪氏驚異道：「當真在蘇州麼？」剛才阿明跑了來也說見到葉老爺，我還當他是胡扯。這時三人已都走上樓。」丁慧因道：「什麼人？」阿明道：「真幸運，耳朵裏常聽到有人提他，他跑來做什麼？」丁慧因四下裏一望，又不見周文美，問他娘道：「文美呢？」洪氏道：「你們一出門他就走，說是找女朋友去。我等你們來吃飯，不回來等文美來吃飯也不來。一等等了箇陸先生來，阿琳道：「陸先生呢？」洪氏道：「陸先生也沒吃飯，便走了家裏的事情，你

們不要問你們且說怎麼會遇見葉老爺還是胖胖的臉麼阿琳看了看了慧因的臉還很自然便說道太太也不是外人我和小姐上學士街去了一回哩洪氏道我知道你們鬼鬼祟祟總是到那邊去探訪慧兒只礙著文美其實也毋庸秘密越是秘密越是給人家起疑丁慧因跺脚道和沒有去一樣呀媽總是說人不是阿琳生怕他們母女又要爭執忙說道俞家早不知遷往那裏去了回頭到慕家花園便碰上了葉老爺小姐是沒見到不能怪他不招呼正說著外面又有人打門阿琳忙下去開門不一會便聽見樓梯上腳聲洪氏母女停止了談話只見一箇俊秀年輕男子急忙奔上來先是一笑走到面前撲通望著丁慧因下跪便號咷大哭起來要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二十三回 舊例難新人干卿底事 今宵圓好夢慰爾相思

那上樓的年輕男子穿著一件藍布長衫一頭黑髮抵得甚是光亮齊整驟然間

奔。上。前。向。了。慧。因。一。跪。別。說。了。慧。因。驚。異。得。往。後。倒。退。險。些。栽。了。一。交。便。洪。氏。也。嚇。得。直。嚷。趕。忙。橫。在。了。慧。因。面。前。擋。著。怕。有。甚。麼。不。利。於。他。女。兒。的。事。做。出。來。誰。知。那。男。子。一。邊。下。跪。一。邊。更。張。著。嘴。合。著。眼。號。咷。大。哭。洪。氏。母。女。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問。他。爲。了。什。麼。事。這。樣。嚇。人。一。大。跳。那。男。子。好。像。沒。聽。到。問。他。話。似。的。非。惟。淌。眼。淚。似。乎。還。拖。鼻。涕。這。時。惱。了。了。慧。因。躁。著。脚。喝。道。你。這。人。好。不。懂。規。矩。你。有。什。麼。冤。枉。可。以。說。呀。怎。麼。只。是。哭。哭。有。什。麼。用。呢。那。男。子。略。把。眼。皮。睜。開。崩。崩。磕。了。兩。箇。響。頭。還。是。哭。了。慧。因。惱。道。昏。了。有。這。樣。的。混。帳。隨。高。聲。叫。阿。琳。想。等。阿。琳。來。了。攆。他。出。去。可。怪。阿。琳。平。日。侍。奉。了。慧。因。都。是。柔。順。得。綿。羊。一。般。主。子。沒。想。到。他。先。想。到。今。天。了。慧。因。在。樓。上。叫。他。一。面。雖。然。在。樓。下。答。應。卻。只。不。見。人。上。來。洪。氏。也。從。旁。催。促。那。男。子。起。來。催。促。他。說。話。那。男。子。見。了。慧。因。真。的。著。惱。便。又。磕。了。一。箇。頭。嗚。咽。著。道。求。小。姐。可。憐。可。憐。阿。明。賞。箇。臉。允。許。了。阿。明。阿。明。來。世。

做犬馬報答大恩。否則阿明沒有命了。說著又哭。洪氏瞧著他委實哭的可憐。便道：「阿明你起來罷。慧小姐是氣量宏大的什麼事。只要能辦的都應許你了。」阿明依然苦著臉道：「要小姐答應了才敢起來。」丁慧因啞然失笑道：「哨。值得這般做作。你問我要一箇人是不是。我可以答應你。」丁慧因又高聲叫阿琳。纔聽得阿琳慢吞吞上來。到了樓梯口。丁慧因道：「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來呀。只見阿琳鼓著小腮。擩著尖嘴。反剪了手。倚在門背後。望著丁慧因道：「做什麼。」小姐我不丁慧因道：「你們倆合夥兒來作弄我。」丁慧因又問阿明道：「你要什麼。」阿明指著阿琳道：「求小姐把他賞給阿明。」阿明雖然臉上還掛著淚痕。說話之間到底顯出一股不自然的忸怩狀態。丁慧因道：「好。我允許你罷。」阿琳一聽。急得哭出來。道：「小姐是知道我的。我不小姐阿琳也急得哭出來。不期然而然向丁慧因下跪。洪氏瞧著笑起來。道：「這分明是大家願意兩口子在這裏謝小姐玉成你們的恩典了。」阿明一

聽忙轉憂爲喜。登時哭臉換了笑容。起來道謝太太。謝小姐。阿琳一聽驚得直站起來。表示他並不曾承認謝恩。這一跪一站之間。恰恰成了十分嫻熟禮節似的。轉羞得阿琳無地自容。丁慧因反勸慰阿琳道。你有這樣真正愛你的人。也儘够消受了。阿明並不壞你自己也說來。他怎麼的和你說話怎麼的找尋你。你在興隆街他找到興隆街來。你來蘇州他找到蘇州來。他也是眉清目秀的人。將你配他也沒辱沒了你。我本來惱著阿明胡鬧。後來一想要找這樣有決心的人。世界上怕不容易找。還有一件他最先求著許氏少奶奶。許氏少奶奶沒應允他。這回我卻要送佛送到西天。反而要替你們轉求少奶奶了。阿明這時兀自歛了愁容。道。少奶奶也應許了他說。看我可憐。打也不怕罵也不怕。只要慧因小姐肯時。他不說話了。葉老爺在蘇州小姐大概沒見面。老爺說已經當面吩咐了他。所以阿明敢斗膽來跪求小姐。丁慧因道。那末一點沒有問題。阿琳也別不知足。我還羨

慕你們呢。洪氏看看阿明和阿琳，實在有些可笑。忽然想起來道：「阿明這小廝也虧他做得出。剛才來過一回，只說葉老爺在這裏養病，他大概瞧慧兒阿琳不在家，拍拍身走了，也沒提起要阿琳的一箇字。這回竟是老著臉直挺挺跪在地下對人哭，年紀輕，不想旁的，只想女人羞也不羞。」阿明給洪氏一說，真覺得有些羞人。答答但不一會，便笑道：「太太到現在我才一塊石頭從胸口放下來，自己也不懂他隨便怎麼樣罵我不理我，把我打出來，我總覺得他並不是真心要打我罵我不理我，而且見了他，我也不會說話，便說得一句兩句，受了他冷淡，也說不下去。然而我心裏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說呢。」洪氏道：「好，不識羞恥，還這樣說。」阿琳你怎麼樣？小姐說的話是不錯的。依我說，現在都講自由結婚，既然說妥，熱菜飯熱手，搏冷了搏不圓，就這裏像剛才一般，磕上三箇頭，大家去睡覺，說得丁慧因笑著走往臥房裏去換衣服。阿琳跟了進來，要開箱子拿衣服，丁慧因道：「我自己拿。」

是了阿琳轉身向阿明招招手道你來了慧因道你發瘋叫他來做什麼阿明便站在房外阿琳一脚踏在房外一脚踏在房內當著了慧因和洪氏面說道阿明我雖然是箇女子自小讀過幾年書識得幾箇字從古道知恩報恩小姐賞我的恩也不必說了今天奉小姐的命把我的終身著落在你身上我自然不敢道半箇不字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我從來心直口快不省得遮遮掩掩此去不遠有箇木瀆鎮有一位俞少爺俞驢小名喚做箇仙仙你能探聽他現在什麼地方或是在家念書或是出外經商只要有箇確實下落立刻報告小姐你估量辦得到今天成了親也好明天成親也好我是箇女孩子旁的做不出甚麼驚天動地的事只此便是報答我們小姐一場阿琳說時竟是義形於色彷彿有些豔如桃李冷若冰霜阿明一聽沒口子答應道琳妹妹你放心這事我遲早辦到只要俞少爺沒有飛上天他們倆演戲般一搭一檔了慧因聽得愕然洪氏聽得惘然

半响大家沒話說。洪氏對阿明道：「要說的話都說了，沒有你的事了。」阿明走下樓時，覺得脚步比來時輕鬆得多。不一會，洪氏和阿琳也下來。洪氏吩咐阿明去找陸有金父女。傍晚，陸有金父女來了。洪氏自然把阿明和阿琳的事告訴了他們。說外面跑跑這裏，本來缺著箇小廝，我是明天決計要上海去的。李媽龍鍾得不像人，放心不下去了。再來都可以，我的意思索性替他們趁今晚圓成了，省得避嫌。阿明管著門口，阿琳管著廚房，多少是好。要是不然，還得有一箇人特地閒著。兩隻眼睛去監察他們。陸先生你的女兒和我的女兒都是女孩子，管這些事就很爲難。你問問葉老爺，贊成不贊成。陸有金道：「太太的話一些沒錯。太太是熱心人，看阿明、阿琳只像自己子女般的。」葉老爺沒問題。做就是。於是陸有金帶著阿明上街去買了一件新長衫，買了一條新裙子。回頭又買了香燭和魚肉，又叫了幾樣現成的菜。洪氏帶著阿琳收拾樓底下一間臨時新房，把周文美的牀移到

樓上和洪氏同住。周文美和丁慧因只是說笑。說上半天還毫無影響。到這時忽然要增加一箇家庭起來。真是意外的事。丁慧因道：「我想我們還是在做影戲。周文美道：「你家的阿琳也古怪得緊。除了丁女士呼喚他之外，他什麼事都不甚高興。今天卻不然了。慧因道：「等會我們就鬧新房哩。不說房裏姊妹們絮談且說樓下主僕們熱鬧將近天黑都端整完畢。依洪氏意思還想請左鄰右舍湊一湊熱鬧。那緊鄰什麼會念詩的公子哥兒也請了來觀禮。卻是丁慧因反對。說到蘇州來原是圖清淨。依我不要碰見一箇熟人。但現在已經很熱鬧了。又何必再無端驚動人。洪氏才作罷。此時在電燈底下點上兩支紅蠟。阿明在屋角裏換上一件新長衫。阿琳嫌新買來的裙子穿得不合式。有些不滿意。丁慧因去挑了一條只穿過兩回的湖色印綢裙子。剛好配夏季穿。賞給阿琳。阿琳見慧因結了婚依舊梳辮子。他也效法不梳頭。此時陸有金竟以總指揮自居。先叫阿明站在東首。又

叫阿琳站在西首阿琳還趑趄不肯向前丁慧因一瞧阿琳齒白脣紅居然是一位俊俏新娘再也不忍訕笑他好像自己姊妹般的說走向前一些好叩頭夫婦倆雙雙拜了天地陸有金請洪氏坐了叫阿明阿琳磕了三箇頭又輪到向丁慧因叩頭丁慧因那裏肯說剛才樓上不是行了禮嗎只是笑阿琳賤了阿明一眼道你怎麼這樣呆說著自己就跪下去阿明也跟著跪下去恰把丁慧因圍在壁角裏無法避免阿明要向陸有金叩時洪氏道鞠躬罷就向陸有金父女都鞠了躬擁著走入新房裏因爲天氣熱阿明趕緊把長衫一脫便走出來排桌子端凳子阿琳也忙著解裙子掛兜子上廚房來丁慧因道阿琳太辛苦了我和文美倆動動手罷吃阿琳一擋把丁慧因捺在椅子上道好小姐你今天奔得累了請坐一回這弄菜端菜是我們的事丁慧因笑道啊喲琳姑娘今天是新娘娘呀大家一笑隨意入座今天酒餚雖然不見得豐盛可是有些特別風味帶笑帶吃帶

說把碟子熱炒依次吃過之後知道後邊只賸幾箇大菜廚下當然不會十分忙。洪氏道一起端出來放在桌子上阿琳阿明你們兩口子也來喝一杯是你們的喜酒你們顛倒不喝大家都催著阿琳丁慧因也說現在講箇平等有甚麼主奴等等名目簡直不必客氣你們來罷於是阿琳洗了手跟阿明傍著坐下陸有金屈尊敬了一巡酒阿琳指點阿明回敬了一巡這樣一吃直吃到午點鐘才散陸有金直送了新夫婦入房才告別又約著明兒來陪洪氏回上海陸有金一走了。慧因周文美自然更沒有拘束更兼酒蒙了臉大家忘了閨閣千金之尊都黝著阿琳要阿明替阿琳下跪說求婚都是丈夫對妻子求的你怎麼只知道向少奶奶求向老爺求向小姐求不直接向你的琳妹妹求阿明生就百依百順的心性聽小姐們這般吩咐真的撲通朝著阿琳腳邊跪下洪氏丁慧因周文美全笑了阿琳當然不好意思只往旁邊一讓把周文美推在面前大家又是鬨然一笑周

文。美。才。覺。得。阿。明。直。槪。槪。跪。在。自。己。面。前。這。如。何。肯。罷。把。阿。琳。按。在。牀。沿。上。不。準。動。叫。阿。明。膝。行。過。來。並。且。還。要。叫。三。聲。親。親。熱。熱。的。琳。妹。妹。阿。明。一。想。無。論。怎。樣。終。是。我。的。妻。子。了。當。場。就。依。著。叫。了。阿。琳。只。做。掩。著。耳。朵。沒。聽。見。周。文。美。道。這。箇。不。行。阿。明。你。起。來。非。得。要。他。回。你。三。聲。哥。哥。不。行。了。慧。因。不。知。今。晚。存。著。什。麼。心。理。平。常。是。很。體。恤。阿。琳。強。人。所。難。的。事。更。輪。不。到。叫。阿。琳。去。做。不。知。今。晚。是。懷。著。妬。念。呢。還。是。懷。著。好。心。當。場。極。端。贊。同。周。文。美。的。提。議。說。阿。琳。你。背。著。人。親。熱。我。們。不。聽。見。阿。明。不。遠。千。里。而。來。你。真。該。回。他。一。聲。兒。阿。琳。沒。法。只。嚷。太。太。救。救。洪。氏。笑。得。打。跌。道。太。太。早。不。管。這。些。事。了。而。且。這。也。不。是。救。你。的。事。周。文。美。見。阿。琳。不。肯。開。口。伸。手。去。搔。他。的。嘴。脣。說。叫。呀。叫。呀。阿。琳。沒。法。承。認。道。我。叫。我。叫。稍。爲。頓。了。一。頓。明。哥。哥。哥。哥。阿。琳。虛。應。故。事。的。算。從。了。命。洪。氏。道。算。了。現。在。怕。有。十二。點。大。家。早。一。點。睡。罷。阿。琳。忙。站。起。來。道。太。太。早。呢。了。慧。因。忘。形。道。文。美。阿。琳。居。然。

像是送客的樣子。我們偏不走。媽也不要走。我們四箇女的去借一副牌來抹牌。抹上八圈便到了明天。省得今晚上牀。明天下牀的麻煩。周文美道：「丁女士的話有理。」洪氏苦笑道：「我是熬不住了。」丁慧因道：「那末樓上去拿了被窩來。大家睡在樓下說著笑聲。愈縱阿琳也湊趣道：『我去把被窩挪下來。』」丁慧因道：「好，你去挪下來。」周文美道：「那末阿明呢？」丁慧因嘆哧笑道：「阿明麼趕出去。天氣這樣暖，我怕會凍死不成。」洪氏看姊妹們儘鬧，不得不收科道：「鬧新房要鬧三天呢。」慧兒和陸家小姐都可以安歇了。說著一手挽著丁慧因，一手攔著周文美，退出房來。等到一出房門，只有吃吃笑著上樓，再也不能涎臉和他們過不去了。上樓之後，丁慧因、周文美兩人都因爲喝了點酒，精神興奮，一時還不想睡。正有一搭沒一搭，胡扯誰知阿琳一腳跟了上來，照樣動手替丁慧因鋪被倒茶，摺衣收拾桌子。丁慧因很是不安，想剛才在樓下太過分了，便問道：「阿琳，你恨我麼？和你鬧。」阿琳道：「這

是小姐歡喜給婢子的臉。我沒見小姐這樣快樂。過小姐快樂。我阿琳也歡喜呢。周文美道。阿琳就是有這一點。灌米湯的手段。你聽他說話。多麼婉轉。要了女士。是箇少爺時。阿明便沒指望了。丁慧因一聽到少爺兩字。忙截住話頭道。阿琳你累了。快下去。阿琳還有些依依不捨。吃了慧因把他推往門外。關了門。然而不一會。又像阿琳跑往左廂。洪氏那裏。噏噏說話。兩人靜聽。一會卻聽出像是念書的聲音。周文美指著西隔壁道。是這邊呢。丁慧因傾耳一聽。說道。你聽。這才是阿琳下樓梯的聲音。丁慧因周文美二人本來坐在牀前一張靠壁的雙人沙發上。周文美歛的立起。點着脚尖。跑向前。靠天井一帶。玻璃窗一站。回頭對了慧因。招手。丁慧因照樣走了。過去。往下邊一望。這一帶玻璃正對著樓下前廂房。便是阿琳現在的新房。站在這邊的玻璃窗裏。可以直望到那邊的玻璃窗裏。這時正瞧見阿琳走進屋子裏。去。隨手把房門輕輕關上。隨手把半截薄薄的窗簾拉上。

但是以高臨下這窗帘僅能遮蔽了他小半箇房間阿琳拉上窗帘之後伸著一箇指頭使了使好像說了一句什麼話便一屁股坐向靠東壁桌子邊一箇椅子。上就見阿明從那張安置在南壁的一半截假鐵床上一骨碌跳起來走上前兩步把上半截身子伏向桌子上昂著頭神氣是似乎問阿琳阿琳嘴唇一動答了句什麼話阿明好像沒有聽清楚儘把身子往前聳那箇臉就快和阿琳的臉接觸那隻屁股直移上桌口阿琳只使勁伸手往他肩膀上一推豎起一箇指頭往樓板上一指往這邊一指阿明便隔桌子規規矩矩和阿琳對坐著阿琳站起來走到牀面前忽然不見了又一會才瞧見他拿了一雙舊鞋子坐在椅子上換也不拔上只拖了走向牀前去回頭對阿明望了望阿明像立時接通電流伸了箇懶腰阿琳彷彿一笑只見他在牀頭摸了摸登時漆黑什麼都瞧不見了周文美趕緊拉著丁慧因依舊回到剛才坐的沙發上大家捧著臉癡笑了一陣一聽已經

鐘鳴三下。周文美才回到洪氏房裏。就寢了。慧因喝了一杯熱水也忙睡下。一轉眼。間。玻。窗。上。已。經。曉。色。朦。朧。漸。漸。透。些。白。光。進。來。了。慧。因。合。上。眼。皮。一。睡。睡。到。十。二。點。半。才。醒。來。醒。時。正。想。喚。阿。琳。阿。琳。早。侍。候。在。旁。道。洗。臉。水。已。經。換。上。三。次。了。了。慧。因。道。咦。你。幾。時。起。身。的。阿。琳。道。我。不。是。每。天。七。點。就。起。來。嗎。太。太。等。著。小。姐。吃。飯。他。要。趕。二。點。二。六。分。的。一。班。特。別。快。車。了。慧。因。道。文。美。呢。阿。琳。道。也。起。來。了。他。要。跟。太。太。到。上。海。去。陸。先。生。來。說。和。小。姐。做。伴。好。了。不。必。去。這。時。了。慧。因。下。牀。一。邊。洗。臉。一。邊。對。阿。琳。道。牀。上。換。下。來。的。衣。服。你。拿。去。將。就。洗。洗。算。了。更。換。的。衣。服。拿。的。不。多。不。然。併。兩。天。洗。都。可。以。早。上。買。菜。現。在。可。以。叫。阿。明。去。阿。琳。道。今。天。是。他。去。的。他。還。說。吃。了。飯。要。去。打。探。上。木。瀆。的。路。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了。了。慧。因。無。語。洗。了。臉。就。吃。飯。吃。了。飯。洪。氏。吩。咐。道。慧。兒。你。安。心。住。在。這。裏。過。幾。天。媽。就。會。來。不。要。往。外。亂。跑。在。家。裏。是。不。會。鬧。亂。子。的。要。是。葉。老。爺。撞。來。他。是。我。家。的。

恩人尊他。一聲葉先生不必躲避你病好我什麼都安心了。丁慧因厭煩道。媽一箇人去麼。洪氏道。陸先生說等在火車站。我還到觀前去買一些東西送人。你舅舅是饞嘴。下次來還替你帶幾件大伏裏穿的衣服。丁慧因道。快不要多說。又要到觀前。又要到火車站。誤了點等下一班車。要站幾箇鐘頭呢。洪氏道。慧兒我走了一切。你自己小心。洪氏正跨出堂屋門口外面。陡的奔了箇人進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四回

喁喁傳隱約風月誰家

去去費躊躇雨雲何處

洪氏臨行吩咐了。丁慧因幾句話走出客堂。阿明從外面跑進來。回道。黃包車已經雇了來。觀前等。一下再拉到火車站。他說要四毛錢呢。太太我要送上火車站。麼。洪氏道。不必我自去車站好了。於是丁慧因周文美阿琳等送至門首。直望著車轉了彎。纔回屋子裏。自從洪氏一走。周文美是跑慣了的。又早不見踪影。丁慧

因。想。出。去。罷。記。起。昨。天。的。受。窘。來。葉。德。民。須。不。是。天。天。會。來。解。圍。而。且。娘。又。再。三。叮。囑。故。意。和。他。違。拗。良。心。上。也。說。不。過。去。不。出。門。罷。又。委。實。沒。事。可。做。只。得。悶。坐。在。房。裏。拿。著。一。本。蘇。州。指。南。檢。遊。過。的。名。勝。來。看。有。時。問。問。阿。琳。有。時。自。己。昂。頭。迴。想。倒。也。挨。過。了。半。天。看。看。已。是。上。燈。晚。餐。時。分。還。不。見。周。文。美。回。來。天。氣。十。分。鬱。熱。電。燈。周。圍。圍。了。許。多。飛。蟲。了。慧。因。對。著。燈。癡。望。了。一。會。回。頭。問。阿。琳。道。怎。麼。文。美。還。不。來。我。倒。有。些。餓。了。晚。飯。預。備。沒。有。呢。阿。琳。道。早。就。預。備。好。了。單。等。著。吃。我。叫。阿。明。外。邊。去。找。陸。家。小。姐。他。昨。天。去。一。找。便。找。來。了。橫。豎。他。脚。像。鐵。打。成。一。般。的。了。慧。因。道。找。他。什。麼。時。候。找。得。來。阿。琳。下。樓。去。了。一。轉。又。上。來。道。他。說。昨。天。是。先。找。到。陸。先。生。陸。小。姐。他。沒。有。去。找。後。來。陸。先。生。到。這。裏。陸。小。姐。便。跟。了。來。咧。我。說。他。怕。跑。腿。不。肯。去。他。還。對。我。賭。咒。小。姐。你。一。箇。人。先。吃。飯。罷。了。慧。因。點。頭。道。好。不。一。會。便。聽。得。外。間。裏。放。筷。子。碗。碟。的。聲。音。又。是。搬。椅。子。拖。電。燈。的。聲。音。阿。琳。

走進來請用飯。丁慧因走至外間坐下。來看對阿琳道：「一箇人怎麼弄許多菜。兩箇碟子儘够了。何必一定要四箇沒有客省儉一些。沒人說話。」阿琳笑著回答道：「本來還有陸小姐呢。小姐盡量吃。現在什麼東西都不會剩。一到他面前風捲殘雲。眨眨眼都沒有了。」丁慧因知是說阿明。心裏想：「纔一夜呢。說話就這麼不避嫌。可知從前只嚷阿明不好。未免有些口是心非。」哩。丁慧因吃罷飯。已把貼身的小背心都滲印了無數汗點。在洗臉的當兒。吩咐阿琳等會你臨睡時把亭子間裏那隻浴缸洗濯乾淨。我要洗箇澡。昨天奔了一天。今天又是這麼熱。阿琳一面收拾。篋碗一面答道：「小姐不說我也要向小姐說哩。天氣一熱不洗澡。宛像腰背上綁著繩索似的。周身不得勁兒。」阿琳等吃過飯後。煮沸了水。又把亭子間收拾乾淨。然後阿琳替了慧因檢更換的衣服。和浴衣一起都拿到亭子間裏。接著在樓梯口喊道：「喂。你把水提上來罷。」阿明就氣吼吼提了一桶沸水。放在亭子間門